

讀通鑑論

冊五

讀通鑑論卷十一

衡陽王夫之撰

晉泰始元年起

魏削宗室而權臣篡。晉封同姓而骨肉殘。故法者非所以守天下也。而懷愍陷沒。琅邪復立國於江東者幾百年。則晉爲愈矣。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恆數。苟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晉。上雖逆而下固安。無乃不可乎。然而三代王者。建親賢之輔。必欲享國長久而無能奪。豈私計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其利病生死之知擇也。則君子之爲天下君。以別人於禽獸者。亦非但恤其病而使之利。全其生而使無死也。原於天之仁。則不可無父子。原於天之義。則不可無君臣。均是人而戴之爲君。尊親於父。則旦易一主。夕易一

主稽首匍伏。以勢爲從。違而不知恥。生人之道蔑矣。以是而利。不如其病之。以是而生。不如其死之也。先王重不忍於斯民。非姑息之仁。以全軀保妻子。導天下於魚蟲之聚者。慮此深矣。然則晉保社稷於百年。而魏速淪亡於三世。其於君天下之道。得失較然矣。晉武之不終也。惠帝之不慧也。懷愍之不足以圖存。元帝之不可大有爲也。然其後王敦。蘇峻。桓溫。相踵以謀逆。桓元且移天步以自踞。然而遲之又久。非安帝之不知飢飽。而劉裕功勳赫奕。莫能奪也。謂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維繫之乎。宋文帝寵任諸弟。使理國政。牧方州。慮亦及此。而明帝誅夷之以無遺。蕭道成乃乘虛而攘之。嗣是而掇天位者。如拾墜葉。臣不以易主爲慚。民不以改姓爲異。垂及唐宋。雖權臣不作。而盜賊夷狄進矣。然則以八王之禍。咎晉氏之非。抑將以射肩請隧。

咎文昭武穆之不當裂土而封乎。法不可以守天下。而賢於無法。亦規諸至仁大義之原而已。諫必有專官乎。古之明王。工瞽庶人。皆可進言於天子。故周官無諫職。以廣聽也。諫之有官。自漢設諫議大夫始。晉初立國。以傅玄皇甫陶爲之。唐之補闕拾遺。宋之司諫。皆放此而立也。諫有專官。而人臣之得進言於君。僅矣。雖然。古今之時異。而廣聽之與慎聽也。不得不殊。進言之迹同。而受益之與防邪也。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槩論也。古之民樸矣。農工商賈。各世其業。士之遊於庠序者。亦各有常學。不能侈聞見飾文詞。以動當世。迨及戰國。教衰而人自爲學。揣摩當世之務者。競尙其說。縱之以言。則偏私逞而是非。亂則必擇其忠直而達治理者。任之。而後無稽之言。不敢破聖道紊綱紀。以熒主聽。則專官之任。亦未可謂盡非。

時使然也。諫官專立職專諫矣。然非專諫於其官而禁外此者之諫也。不淫聽於辨言而不塞聰於偏聽。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則懷忠樂進者。相感以興。乃若聽之之道。羣言競奏。而忠佞相殺。存乎君之辨之。不徒在言者也。諫者以諫君也。邇聲色。殖貨利。狎宦戚。通女謁。怠政事。廢學問。崇佛老。侈宮室。私行遊。媒威儀。若此者。諫官任之。大小羣臣。下逮於庶人。苟有言焉。則固天子所宜側席而聽者也。卽言之過而固可無尤也。外此人與政其亟矣。然而人之賢不肖。銓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雖君道之所必詳。而清諸其源。則是非著而議論一。爭於其流。則議論繁而朋黨興。貞邪利害。各從其私意。辨言邪說。將自此以起。固不可不慎防之。而廣聽適以召姦。尤明主所深懼也。以要言之。言而譏。非乎我者。雖激雖迂。而不可忽也。

言而褒貶於人。辨說乎事者。辨雖詳。辭雖切。而未可信也。士之受規於朋友者。且然。而况君天下者乎。然則選忠直。知治者。任諫職於上。而主意昭宣。風尚端直。則羣言博采。而終弗使主父偃息。夫躬之流。矜文采以讎其姦邪。慎之也。卽所以廣之也。又何必執周官之不設諫臣。以下訪芻蕘哉。近者分諫職於臺省。聽亦廣矣。而六科司抄發之任。十三道司督察之權。糾劾移於下。而君德非所獨任。故詭隨忿戾。迭相進退。而國是大亂。則廣之適以廢之。黨人交爭。勞臣掣肘。將諫官之設。以諫下而非諫君乎。拂其立諫之經。而予以譖言之徑。乃至僉人游士。獻邪說以爲用人。行政之蠹賊。不專不慎。覆軌已昭。後世尙知鑒哉。

晉始建國。立七世之廟。除五帝之座。罷園丘方澤之祀。合之於郊。皆宗王肅而廢鄭玄也。於是而知王肅之學醇正。

於鄭玄遠矣。後世經學傳鄭氏。肅之正義沒而不傳。則賈公彥孔穎達之怙專師而晦道也。周之祀典組紕以上不廢也。而限天子之廟於五世。合兩世室而始爲七。玄之託於義而賊仁也。周禮合樂於圜丘方澤者。非祭也。所以順陰陽合律呂而正樂也。而謂郊之外有圜丘方澤之大祀。玄之淫於樂以亂禮也。其尤妖誣而不經者。爲上帝之名曰耀寶魄。又立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紀之名。爲四方之帝。有若父名而賓字之者。適足以資通人之一哂。而之以釋經。以之議禮。誣神媒天。黷祀惑民。玄之罪不容貸矣。託之於星術。而實傳之於讖緯。夫且誣爲孔氏之書。王肅氏起而辨之。晉武因而絀之。於是禁星氣讖緯之學。以嚴邪說之防。肅之功大矣哉。惜乎世遠俗流。師承道圯。而肅學不傳也。如其傳。則程朱興起。尙有所資以闢鄭氏之

淫辭與。

三代以下。用兵以道。而從容以收大功者。其唯羊叔子乎。祖逖之在雒邱。宗澤之在東京。屹立一方。以圖遠略。與叔子等。乃逖卒而其弟稱兵以犯順。澤卒而部衆瓦解以爲盜。皆求功已急。而不圖其安。未嘗學於叔子之道。以弭三軍之驕氣。驕則未有能成而不亂者也。或曰叔子之時。晉盛而吳衰。攤盛勢以鎮之。則敵亡可以坐待。而逖與澤。抗方張之虜。未可以理折。則時異而不可相師矣。曰叔子之可以理服。而逖澤不能者。遇陸抗耳。若夫敵國之氓。信其仁厚。而願歸附之。則逖與澤之鄰壤。猶晉宋之遺黎。而叔子則晉吳異主。義不相下者也。使逖與澤以此臨之。不愈效乎。夫陸抗亦智深謀遠。不與叔子爭一日之利耳。使其狂逞如石勒女直之爲。則其亡愈速。是遇陸抗者。兩碁逢。

敵之難而非易制於石勒女直也。石勒雖驍而志不及於江淮。且未幾而國內大亂。甚於孫皓之猶安處也。女直雖競而幹離不撻懶兀朮各懷猜忌。豕突鹿奔。無有能如陸抗之持重以相制者。使二子以道御兵。以信撫民。以緩制敵。垂之數十年。趙有冉閔之亂。金有完顏亮之變。以順臨逆。以靜待動。易於反掌矣。叔子之功亦收之身後者也。何至於子弟爲梟獍以伏誅。部曲竄萑葦而僨起哉。故曰逖與澤求之已急。而未圖其安也。逖有離邱之可據。而郭默邵續之流皆相倚以戴晉。澤有東京之可恃。而兩河忠義皆相待以效功。與爲憤興而不與爲固結。二子之志義尙矣。惜乎其不講於叔子之道也。

用人與行政。兩者相扶以治。舉一廢一。而害必生焉。魏晉其驗已。雖無佞人。而亟行苛政。以鉗束天下。而使亂不起。

然而人心早離。樂於易主而國速亡。政不苛而用佞人。其政之近道。足以羈縻天下。使不叛。然而國是亂。朋黨交爭。而國速以亂。曹孟德懲漢末之緩弛。而以申韓爲法。臣民皆重足以立。司馬氏乘之。以寬惠收人心。君弑國亡。無有起衛之者。然而魏氏所任之人。自謀臣而外。如崔炎、毛玠、辛毗、陳羣、陳矯、高堂隆之流。雖未聞君子之道。而鯁直清嚴。不屑爲招權納賄、驕奢柔詔、狠鄙之行。故綱紀粗立。垂及於篡。而女謁宵小。不得流毒於朝廷。則其效也。晉武之初立。正郊廟。行通喪。封宗室。罷禁錮。立諫官。徵廢逸。禁讖緯。增吏俸。崇寬宏雅正之治術。故民藉以安。內亂外逼。國已糜爛。而人心猶繫之。然其所用者。賈充、任愷、馮勗、荀勗。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鄙夫。卽以張華、陸機、錚錚自見。而與邪波流。陷於亂賊。而

愍不畏死。雖有二傅和嶠之亢直。而不敵羣小之翕訾。是以強宗妒后互亂。而氏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濁亂。國無與立。非但王衍輩清談誤之也。是用入行政。交相扶以圖治。失其一。則一之僅存者。不足以救。古今亂亡之軌。所以相尋而不舍也。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亟乎。人而苟爲治人也。則治法因之以建。而苛刻縱弛之患兩亡矣。魏之用人。抑苟免於邪佞爾。無有能立久長之本。建宏遠之規者也。孟德之智。所知者有涯。能別於忠佞之分。而不能虛衷以致高朗宏通之士。爭亂之餘。智術興。道德墜。各世之風貌矣。僅一管窺。而德不足以相致也。晉承魏之安處。時非無賢。而獎之。不以其道。進之。不以其誠。天下頽靡。而以老莊爲藏身之固。其法雖立。文具而已。使二代之君。德修而勤於求治。天下羣趨於正。而豈患法之不立乎。宋太祖太宗之

所以垂統久長。而天下懷其德於既亡之餘。庶幾尙已。杜預欲短太子之喪。而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安得此野人之言而稱之哉。今有人焉。心不忘乎敬父。而坐則倨以待。情不愬乎愛兄。而怒則紕其臂。亦將曰存諸內而已乎。內外交相維交相養者也。既飾其外。必求其內。所以求君子之盡其誠。欲動其內。必飭其外。所以導天下而生其心也。今使衰麻其衣。疏糲其食。倚廬其寢處。然而馳情於淫侈。以忘其哀慕者鮮矣。耳目制之心不得而動也。藉令錦其衣。肉其食。藻井綺疏金樞玉戶其寢處。雖有哀慕之誠。不蕩而忘者鮮矣。耳目移而心爲之蕩也。故先王之制喪禮。達賢者之內於外。以安其內。而制中材之外。以感其內。故曰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夫鳥獸之啾啁以念死。內非不哀。而外無所飾。則未幾而忘之矣。野人之內存而

外不著見者。亦如是而已矣。杜預之於學也。亦博矣。以其博文其不仁。六經之旨。且以之亂。諒闇者梁菴也。有梁無柱。茅芘垂地之廬也。而誣之曰心喪。叔向之譏景王曰。有三年之喪二。謂之有喪矣。非謂存諸內者之徒戚也。而誣之曰不譏除喪。而譏其燕樂之已早。預之存諸內者。誣聖欺天。絕人而禽之。猶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乎。故曰以禮制心。心有不存。而禮制之。其外無別。則內之存與不存。又奚以辨哉。邪說逞。人道息。凡今之人。皆曰臣忠子孝。兄友弟恭。求其心而已。而心之不可問者多矣。不仁哉。杜預之言。以賊天下有餘也。

嵇紹可以仕晉乎。曰不可。仕晉而可爲之死乎。曰仕而惡可弗死也。仕則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父受誅。子讎焉。非法也。父不受誅。子不讎焉。非心也。此猶爲一王之下。君臣

分定。天子制法。有司奉行。而有受誅不受誅者言也。嵇康之在魏。與司馬昭俱比肩而事主。康非昭之所得殺。而殺之。亦平人之相賊殺而已。且康之死也。以非湯武而見憚於昭。是晉之終篡。康且遺恨於泉下。而紹戴之以爲君。然則昭其湯武。而康其飛廉惡來矣乎。紹於是不孝之罪。通於天矣。沈充以逆伏誅。而子勁爲晉效死。蔡仲之命曰。爾尙蓋前人之愆。沈勁克當之矣。紹蓋前人之美。而以父母之身。糜爛而殉怨。不共天之亂賊。愚哉其不仁也。湯陰之血。何不洒於魏社爲屋之日。何不洒於叔夜赴市之琴。而洒於司馬氏之衣也。

魏晉之際。有貞士曰范粲。較管寧陶潛而尤烈。而稱道絕於後世。士之湮沒而志不章者。古今不知凡幾也。寧以行誼著。潛以文采傳。粲無他表見。而孤心隱矣。乃其亢志堅

忍。則二子者未之逮焉。送魏主芳而哀動左右。三十六年。佯狂不言。卒於車中。子喬侍疾。足不出邑里。父子之志行。誠末世之砥柱矣。文采行誼。無所表見。志不存焉耳。甯之不若此也。甯未仕漢。而粲已受祿於魏也。潛之不若此也。知晉之將亡而去之。不親見篡奪之慘也。故二子無妨以文行表見。而粲獨不可。難哉其子之賢也。晉賜祿以養疾。賜帛以治喪。而不受。嵇紹聞之。尚爲仇讎之子孫。捐父母之身。人之賢愚相去。有若此哉。粲之所爲難能也。非但難能也。其仁矣乎。

晉詔諸王。大國置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所依倣之名。曰周制也。古之諸侯。皆自有兵。周弗能奪而非子之也。其自周始建之國。各使有兵。彼有而此不得獨無也。郡縣之天下。兵皆統於天子。州郡不能自有其人民。獨假王侯

以兵授以相競之資。何爲也哉。夫晉豈果循周制以追三代之久安長治也乎。懲魏之虧替宗室而使權臣乘之耳。乃魏之削諸侯者疑同姓也。晉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禍發於所不疑。其得禍也異。而受禍於疑則同也。嗚呼。以疑而能不召亂亡之禍者無有。天下皆以爲疑己矣。而孰親之。其假以防疑者。且幸己之不見疑。而窺其疏以乘之。無可親而但相乘。於是而庸人之疑。終古而不釋。道不足於己。則先自疑於心。心不自保。而天下舉無可信。兄弟也。臣僚也。編氓也。皆可疑者也。以一人之疑敵天下。而謂智計之可恃以防。其愚不可瘳。其禍不可救矣。親親而以疑。則親非其親。尊賢而以疑。則賢非其賢。愛衆而以疑。則衆非其衆。夫何疑哉。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

欲而已矣。交君子以道。給小人之欲。孤遊於六合。而荆棘不生。無有聖賢而無豪傑之度者也。

天下惡有無故殺人。而可以已亂者哉。齊王攸欲殺劉淵。王渾曰。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其說是也。舍殺而無以馭之也。淵之所以終亂晉而殘之也。不殺淵而淵反。則咎王渾。殺淵而胡叛。則抑且咎齊王。舍本循末。兩俱有咎。而孰能任之。曹魏之居匈奴於內地。使若淵者。得以竊中國文事。武備之緒。餘濟其姦而啓雄心。其禍久矣。淵卽死。若聰若曜。若猛。若宣。挾怨以求逞能。旦殺一人。夕殺一人。皆無罪而翦之乎。契丹之所以深女直之怨而激之起。豈有幸哉。夫晉承魏失。固未可急驅除之矣。王濟欲任淵以平吳。縱虎自衛之術也。李熹欲發匈奴五部。假淵將軍之號。征樹機能。此策之善者。而孔恂諫止之。何也。恂誠憂淵之叵。

測。抑必有術以制之。而但色變於談虎哉。涼者中國之贅
餘也。河湟之閒。夷狄之所便也。淵西征而蕩平樹機能之
墟。卽割其地以安之。而淵之心戢矣。淵卽不戢。五部之心
亦戢矣。馭得其道。則且不敢竊河西而據之。卽其不然。我
據蕭關以距之。其極逞也。亦但如元昊而止耳。孰如近在
汾晉之閒。使我不軌之士民。教猱俵虎。河決魚爛於腹心
乎。故知李憲之謀。非但以平樹機能也。實以斥淵而遠之
也。此弭禍於將然之善術也。一疑之。一畏之。無可如何而
姑置之。淵且自危且自矜。尤且自信也。是召之以必反之
道也。嗚呼。晉之失政。賄賂已耳。交游已耳。王渾父子。得賄
而保淵。孔恂楊珣。不得賄而慕淵。故李憲之深識不庸。非
淵之能亡晉也。晉自亡耳。

傅咸之忠。苟最之佞。判然別矣。而其議省官也。則勸之說

爲長。故聽言者不惟其人。惟其言而已矣。咸剛直而疾惡已甚。見閒曹之吏。或怠傲而廢功。或舞文以牟利。憤然曰。焉用此爲。而以費農夫之粟。空國家之帑哉。其言非不快於一時之心。而褊衷以宰天下。天下又惡能宰哉。古者方五十里之國。卿大夫士。府史胥徒。具羣聚以上食於公。下食於民。而不憂其乏。天下之大。庶官僅供其職。而曰公私不足。此翁嫗之智。不出簞豆之閒。故曰褊衷以宰天下。天下弗能宰也。古之建官以治事治民。固也。而君子野人。天秩之。以其才。敘之。以其類。率野人以養君子。帖然奉之。而不靳。豈人爲哉。王者以公天下爲心。以扶進人才於君子之塗爲道。故一事而分任之。十姓百家。而卽立之長。以牧之。農人力耕。而食之無媿。君不孤貴。而養之必周。乃使一藝一經一能一力者。皆與於君子之列。而相獎以廉恥。雖

有萋稗。不盡田而芟刈。使扶良苗以長。但勿令奪苗之滋可矣。官省而人之能與於選者。其塗隘。力不任耕。志不安。賤之士。末繇分天之祿。以自表異。則且淫而爲姦富。激而爲盜賊。君子之塗窮。而小人之歧路百出。風俗汜濫於下。國尙孰與立哉。惟用人之塗廣。而登進之數多。則雖有詭遇於倖門者。而惜廉隅。慎出處之士。亦自優游以俟。而自不困窮以沒世。如其省官而員數減。則入仕也難。入仕難。則持選舉之權者益重。數十人而爭一軌。苟有捷徑之可趨。雖自好者。不能定情以堅忍。而秉銓苟非其人。則自尊如帝。操吉凶也。如鬼。託澄汰以爲壟斷。而所裁抑者。類修潔之士。所汲引者。皆躁佞之夫。士氣萎。官邪興。流沔而無所立。即使傳咸任之。且不能挽頽波以從綱紀。況莫保司銓之得盡如咸乎。故君子甚患夫剛直者之婞婞以忿疾。

當世而欲以刻覈重抑天下之心也。况其言曰公私不足併官以務農。則尤悖甚。爲吏者幾何人。而廢天下幾何之頃畝。有天下而汲汲憂貧。奪天所貴重之君子。使爲農圃之小人。以充府庫。非商鞅之徒。孰忍爲此哉。治天下有道。非但足食而遂足以立也。荀勗曰。清心省事。庶幾經國之宏猷。詎可以其人而廢之。

賈充之力阻伐吳也。不知其何心。或受吳賂而爲之閒。或忌羊杜二王之有功。而奪其寵。皆未可知。抑以充之積姦之情度之。不但然也。曹操討董卓。勦黃巾。平袁紹。戰功赫然。而因以篡漢。司馬懿拒諸葛平遼東。司馬昭滅蜀漢。兵權在握。而因以篡魏。充知吳之必亡。而欲留之以爲己功。其蓄不軌之志已久。特畏難而未敢發耳。乃平吳之謀。始於羊祜。祜卒。舉杜預以終其事。充旣弗能先焉。承其後以

分功而不足以逞。惟阻其行以俟武帝之沒。己秉國權。而後曰吳今日乃可圖矣。則諸將之功皆歸於己。而己爲操懿也無難。此其情杜預張華固已知之。憚武帝之寵充。而未敢言爾。觀其納女於太子。知惠帝之愚。而以甥舅畜之。曹操之妻獻帝。楊堅之妻周主。皆此術也。其謀秘。其姦伏。時無有摘發之者。而史亦略之。千載之下。有心有目。灼見其情。夫豈無故以撓大猷也哉。嗚呼。晉感充之弑君以戴己。而不早爲之防。求其免於亂也難矣。所幸充死七年。而武帝始崩。賈謐庸才。且非血允。不足以爲司馬昭耳。不然。高貴鄉公之刃。豈有憚而不施之司馬氏乎。一女子猶足以亡晉。充而在當何如也。項羽非侯生之君也。漢高以其誑羽而遠之。若蛇虺。石守信高懷德之流。未嘗任弑君之惡也。宋太祖以其戴己而防之。若仇敵。變詐凶狠。不知有

名義者。君不可以爲臣。士不可以爲友。孫秀洒南嚮之涕。諸葛靚懷漆身之忠。晉弗能用焉。其不再傳而大亂。有以也夫。

秦滅六國而銷兵。晉平吳而罷州郡兵。未幾而大亂以亡。秦誓稱武王克殷。放牛歸馬。鉞甲橐弓。示天下弗用。秦晉與周。將無同道。而成敗迥異何也。紂之無道。虐加於民。而諸侯或西嚮歸周。或東留事紂。未嘗日尋干戈。競起爲亂也。天下之志。相胥以靜。而弄兵樂禍之民不興。及乎紂虐。革周政行。而皆仍故服。無與煬之。不待撲之也。戰國之爭。逮乎秦項。凡數百年。至漢初而始定。三國之爭。逮乎隋末。凡數百年。至唐初而始定。安史之亂。延乎五代。凡百餘年。至太平興國而始定。靖康之禍。延乎蒙古。凡二百餘年。至洪武而始定。其閒非無暫息之日。若可以定者。然而支蔓。

不絕。旋踵復興。非但上有暴君。國有姦雄。抑亦人心風俗。一動而不可猝靜。虔矯習成。殺機易發。上欲撲之而不可撲也。夫秦與晉惡。能攝天下之心與氣。而斂之一朝哉。故陳勝有輟耕之歎。石勒有東門之嘯。爭乘虛而思起。此兵之不可急弭者。機在下也。且夫周之興也。文王受鈇鉞而專征。方有事於密阮崇黎。而早已勤修文德。勤聖學。演周易。造髦士。養國老。采南國之風。革其淫亂。兒童嬉遊而掇芣苢。女子修事以采蘋蘩。未嘗投戈而始論道。息馬而始講藝也。優而柔之。以調天地和平之氣。而於兵戎之事。特不得已而姑試之。上弗之貴而下且賤之。聖人之所以潛移人心。而陶冶其性者。如此其至也。而後戎衣甫著。而弓矢旋發。天下以爲實獲我心。可澡雪以見榮於文治。秦之并六國。滅宗周。晉之篡魏而吞吳也。謀唯恐其不險。力唯

恐其不競。日進陰鷲。殘忍之夫。皇皇以圖弋獲。而又崇侈奔欲。以敗人倫之檢柙。其與於成功共富貴者。抑奢淫以啓天下之忌。無以滌天下之淫邪。而畜其彊狡於草澤。幸而兵解難夷。遂欲使之屈首以奉長吏之法。未有能降心抑志以順從者也。上無豫教。而欲飾治安於旦夕。召侮而已矣。此兵之不可急弭。教在上也。陶璜山濤力排罷兵之議。從事後而言之驗矣。然抑豈於天下甫離水火之日。尋兵不已。而日取其民。納之馳驟擊刺之中乎。盍亦求諸其本矣。故聖人作而亂不難已。商周是也。道之馴也。聖人不作。待其敝之已極。人皆厭苦而思偃武。帝王乃因而撫之。則漢唐以後之一統是也。幾之復也。庶幾商周之治者。其唯光武乎。寇盜方橫。而獎道敦禮。任賢愛民。以潛消民氣之戾於擾攘之中。兵不待弭而自戢。然而黎陽之屯。固不

敢藉口於放牛歸馬。以自擬於周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夫士苟有當世之略。一言而可弭無窮之禍。雖非在位。庶幾見用。而天下蒙其休。何爲其祕之哉。而孰知其固不可也。言之不切。而人習以爲迂遠之談。而不聽。言之切。而見用矣。天下測其所以然。而且以其智力與上相扞格。如其不用也。則適以啓姦邪而導之以極其凶忒矣。漢魏之際。羌胡鮮卑。雜居塞內。漸爲民患。徙之出塞。萬世之利也。雖不在秉國大臣之位。固且憂憤積中。而不容已於切言之。卽不用矣。後世且服其早識。而謂晉有人焉。此郭欽江統。所以慷慨言之。無所隱而論之詳也。故傳之史策。而後世誦之不衰。乃欽之言曰。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夷狄之庭。其後劉淵父子石勒。皆踐

其言而晉遂亡。嗚呼。豈非郭欽之言教。孫升木乎。劉宣張
賓之謀。皆師欽之智而灼見晉之可襲取者。非一日也。言
之不用。而徒導人以亂矣。藉晉用之。因而下徙戎之令。羣
胡知其畏己而已。有可乘之勢。於方徙之際。潰爛以逞。又
將奚以制之。使弭耳以聽邪。故使欽而在坐論之列。與君
若相密謀之內庭。則極言之而不嫌。言卽不用。猶不致啓
戎心以增益其惡。惡有忘屬垣之耳。揚於大庭曰。人將若
何以加我。將若何以使我莫敵。我其終無如何哉。非其位
也。謀不得而盡也。姑緘默以俟其變可也。雖義激於中。而
不敢快於一發。誠慎之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所以爲
者不言也。聖人且慎於未可有爲之日。况偶有所知者乎。
西晉之亡。亡於齊王攸之見疑而廢以死也。攸而存。楊氏
不得以擅國。賈氏不得以逞姦。八王不得以生亂。故舉朝

爭之。爭晉存亡之介也。雖然。盈廷而爭者。未得所以存晉之道也。攸之不安於國。武帝初無猜忌之心。苟勖馮統閒之耳。勖與統。賈充之私人。非但佞以容身。懷鬻國異姓之心。久矣。忌攸者。非徒忌攸。實忌晉也。攸之賢固足以託國。然豈果有周公之德哉。卽微攸而晉固可存。漢唐宋之延祚數百年。亦未嘗有親賢總己以制天下於一人。而卒不可亂。無他。無姦臣之在側而已。劉放孫資。在魏主之奧窔。而司馬氏援之以攘臂。勖與統之於賈謐楊駿。未知其誰屬。而要其市司馬氏之宗社於人。則早作夜思以謀逞志者也。攸卽廢。晉不必亡。勖統不除。晉無存理。修賈充之餘怨。則陰擯張華。排博士之忠言。而顯斥曹志。苟有圖存晉室者。小不惜官爵。大不惜軀命。揚於王廷。揭勖統之姦。迸之裔夷。則不待交章訟攸。而攸固以安。抑不待措攸於磐

石之安。而晉固以存。今乃舉尊卑。疏戚之口。合訟攸而強。帝持天下以任攸。荀勖固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墮其術中。而猶競以爭。尚口乃窮。攸之困。晉社之危。諸臣致之矣。夫一時徇名。依附之衆。不足言也。李熹。劉毅。傅咸。忠直爲當時之領袖。而不能取前讒後賊爲宗。社效驅除。晉之廷不可謂有人矣。植君子則小人自遠。則以進賢爲本。斥姦爲末。此自姦邪未逞之日言也。不逐小人。則君子不安。則以斥姦爲本。進賢爲末。此爲姦邪已盤踞於內之日言也。二者互相爲本末。而君子知擇焉。乃以明於人臣之義。而爲社稷所賴。非然則相激以益其亂而已矣。

讀通鑑論卷十二

晉書 衡陽王夫之譏

惠帝

惠帝之愚。古今無匹。國因以亡。乃唐順宗之瘖而無知。宋

光宗之制於悍妻。而不知有父。其愈於惠帝無幾。而唐宋

不亡。有人焉耳。四顧晉廷之士。有可託以天下者乎。齊王

攸之得物情也。其能爲慕容恪與否。不敢信也。傅咸劉毅

諫諍之士。可任以耳目。而未可任以心膂。非能持大體者

也。張華謀略之士。可與立功。而未可與守正。非能秉大節

者也。託國於數子之手。不能救惠帝之危。況荀勗馮統賈

謐楊駿之驕佞。挾戈矛以互競者乎。傅咸劉毅能危言以

規武帝之失矣。賈充之姦與同朝而不能發其惡。張華秉

國。朝野差能安靜。而楊后之廢。且請以趙飛燕之罪罪之。

依賈謚浮慕之推重而弗能止其邪。華不能辭亡晉之辜矣。或曰。狄仁傑。厠身淫后。姦賊之閒。與周旋而不恥。論者以存唐之功歸之。惡知華之非有密用。特不幸而未成耳。曰。仁傑驟貴於武后之朝。當高宗之世。未嘗位大臣。秉國政。權固輕矣。故不能不假權於武后。以濟大難。華被武帝之深知。與平吳之大計。以開國元老。出典方州。入管機要。爲天下所傾仰。僅託淫邪之黨。塗飾治迹。而可稱大臣之職哉。體先隳。望先失。志先奪。求有爲於後。幹旋於已亂之餘。其將能乎。謂盈晉之廷。無一人焉。非已甚之辭也。夫晉之人士。蕩檢踰閑。驕淫悞靡。而名教毀裂者。非一日之故也。魏政之綜核。苛求於事功。而略於節義。天下已不知有名義。晉承之以寬弛。而廉隅益以蕩然。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名教爲天下所諱言。同流合汚。而固不

以爲恥。其以世事爲心者。則毛舉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譽。張華傅咸劉毅之類是已。不然。則崇尚虛浮。逃於得失之外。以免害。則阮籍王衍樂廣之流是已。兩者交競。而立國之大體。植身之大節。置之若遺。國之存亡。亦孰與深維而豫防之哉。故與賈充偕而不慚。與楊駿比而不忘。如是則雖得中主。難持以永世。況惠帝之愚。無與匹者乎。董養升太學之堂而歎曰。天人之理。旣絕。大亂將作。誠哉其言之也。

惠帝之七年。索頭猗奄。西略諸夷三十餘國。拓拔氏入主中國之□□也。夷狄居塞內。乘中國之虛。竊爲主於中國。而邊遠之地虛。於是更有夷狄乘之。而爲主於所虛之地。夫夷狄所恃以勝中國者。朔漠荒遠之鄉。耐饑寒。勤畜牧。習射獵。以與禽獸爭生死。故羸獷悍厲。足以奪中國膏梁。

豢養之氣。而既入中國。沈迷於膏粱豢養。以棄其故。則乘其虛以居其地者。又且麤獷悍厲而奪之。故劉石慕容姚苻赫連。迭相乘而迭相襲。猗奄之裔。乃養其銳於西北。徐起而收之。奄有羣胡之所有。而享國以長。必然之勢也。契丹入燕雲。而金人乘之於東。金人有河北。而蒙古乘之於北。知奪人而不知見奪之。卽在此矣。嗚呼。其養銳也久。則其得勢也盛。其得勢也盛。則其所竊也深。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而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陵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而不可復理。乾坤其將□乎。謀之不臧。莫知其□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流民之名自晉李特始。春秋所書戎狄皆非塞外荒遠。控弦食肉之族也。其所據橫互交午於中國之谿山林谷。遷徙無恆。後世爲流民。爲山寇。皆是也。澤潞以東。井陘以南。夾乎太行王屋。赤白狄也。夾淮之數。淮夷也。商雒浙鄧房。均戎蠻陸渾也。夔巫施黔。濮人也。漢川秦鞏。姜戎也。潛霍英六光黃隨。均羣舒也。宣歙巖處。島夷也。其後以郡縣圍繞。羈縻而附之。版圖之餘。而人餘於地。無以居之。地餘於人。因而不治。遂以不務耕桑。無有定業。而爲流民。相沿數千年而不息。緬惟禹之奠下土也。刊山通道。敷其文命。聲教訖乎四海。盡九州之山椒水曲。而胥爲大夏。延及三代。納之政教之中。而制其貢賦。蓋以治之者緩之也。殷周斥之爲戎狄。簡其禮。薄其貢。而侵陵始作。後世附之郡縣版圖之餘。略其頃畝。蠲其征役。而爲流民。爲寇盜。乃益猖狂。

而逞。所以然者。非但驕之而使狠也。其屬繫於郡縣者。率數百里而爲不征不繇。不教不治之鄉。其土廣。其壤肥。鹵莽以耕。滅裂以耘。而可以獲。有溪泉而不爲之陂池。有澤藪而土曠人稀。爲虎兕蛇虺所盤踞。於是乎苟幸豐年之多獲。而一遇凶歲。則無以自食。一有征調。則若責己以不堪。而怨咨離散。其鈍者不以行乞爲恥。其黠者則以蕩佚爲姦。遵義平越建。而播州之夷禍平。天柱嘉禾新田建。而武靖郴桂之寇賊消。然則階文秦徽英六隨黃漢雒淮浦夔鄭之可郡可縣者。移人之餘。就地之曠。分畫其田疇。收教其子弟。定其情。達其志。使農有恆產。士有恆心。國有恆賦。勞費於一時。而利興於千載。大有爲之君相。裁成天地。以左右民。用夏變夷。迪民安土。非經世之大猷乎。而何弗之講。明王作。名世興。其尙此之圖哉。

知事幾。察物情者。可與謀國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謀身。故張華終死。而晉以大亂。華之決策乎吳。何其明也。執政於涇昏之廷。而庶務粗舉。民猶安之。何其審也。拒劉卞之說。不欲爲陳蕃之爲。以冀免於禍。抑不可不謂工於全身。然而身卒殞。國卒危者。何也。智有餘而義不足也。華之言曰。權威滿朝。威柄不一。知此矣。而受侍中之位。以管機要。何爲乎。又曰。吾無阿衡之任。夫旣任不在己矣。而與賈氏周旋。終始何心乎。華嘗爲賈充所忌。而置之外。如其欲全身而免於罪戾。則及此而引去可也。賈模。賈氏之黨也。知賈氏之亡晉。而以憂死。華且從容晏處。託翰墨記問以自娛。固自信其智足以游羿彀中。而恃之以無懼。不清不濁之閒。天下有餘地焉。以聽巧者之優游乎。天下有自謀其身。處於無餘之地。而可與謀國者乎。故晉之亡。非賈謐能亡。

之華亡之也。何也。君昏后虐。讒言高張。寇賊伏莽。天下所
縣望者。惟一華耳。劉卞進扶立太子之說。非不知人而妄
投。亦舍華而更無可與言者。華無能爲矣。然後志士灰心。
而狂夫乘釁。棟折榱崩。則瓦解而室傾。豈更有望哉。且華
之居勢。非陳蕃比也。蕃依竇武以圖社稷。武不得宦官之
腹心。爲之內應。華則賈模裴頠。以賈氏之姻族。爲內援。以
相輔。其成也可八九得。然而不能者。華於賈氏廢姑殺其
母之日。委順其間。則氣不可復振。氣已茶而能有爲者。未
之有也。蓋華者。離義爲智。而不知不義者之未有能智者
也。是非之外。無禍福焉。義利之外。無昏明焉。懷祿不舍。浮
沈於其間。則更不如小人之傾倒於邪。而皆可偷以全身。
是以孔光胡廣。得以瓦全。而華不免。若其能敗人之國家
則一也。是以君子於其死也。不閔之。

士有詞翰之美而樂以之自見。遂以累其生平而喪之。陸機其左鑒已。機之身名兩隕。瀕死而悔。發爲華亭鶴唳之悲。惟其陷身於司馬穎。不能自拔。而勢不容中止也。其受穎之羈紲。而不能自拔。惟受穎辯理得免之恩。而不忍負也。機之爲司馬倫撰禪詔也。無可貴其死。人免之於銖鉞之下。肉其白骨。而遽料其敗。速去之以避未然之禍。此亦殆無人理矣。故機之死。不死於爲穎將兵之日。而死於爲倫撰詔之時。其死已晚矣。雖然。機豈愚悖而甘爲賊鵠乎。謝朝華披夕秀。以詞翰之美。樂見於當世。則倫且資其諛。頌以爲榮。蓋有求免而不得者。其不能堅拒之而仗節以死。固也。雖然。不死則賊。不賊則死。以瑣瑣之文名。迫之於必死。必賊之地。詞翰之美。爲累也。若斯。虎豹之文來藉。遂將託於不材之樗。而後以終天年乎。而抑奚必其然邪。君

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上以奉天而不違。下以盡己而不失。則其視文也。莫有重焉。樂以之自見。則輕矣。樂以自見。而輕以酬人之求。則人不擇而借之。以爲美。爲人借而以美乎人。是翡翠珠璣。以飾婦人也。倚門者得借。豈徒象服是宜之之子哉。嗚呼。苟有文焉。人思借之矣。遑恤其道之所宜。與志之所守乎。班固之典引。幸也。揚雄之美新。不幸也。漢明之欲借固。與王莽之欲借揚雄。一也。李白永王東巡之歌。永王借之也。陸游平原園林之記。韓侂胄借之也。不幸也。蔡邕之於郭有道。蘇軾之於司馬溫公。幸也。然苟借焉。幸不幸存乎人。而焉能自必哉。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以承天盡匡己。而天下之邪淫者也。守己嚴。待物以正。勿以諛人。勿以悅人。爲天下侮。奚足爲累。而效不才之樗爲。

有必不可仕之時。則保身尙矣。外患已深。國危如綫。亟得君而事之。身非所恤也。權臣擅於下。孤主立於上。扶弱圖存。功雖不立。而志不可忘。苟非因權臣而進身。非所恤也。皆可仕也。必不可仕。而以保身爲尙者。其惟無天子之世乎。所謂無天子者。非人逐失鹿。天位未定之謂也。擇主而奉之。以已亂而定。君臣之分。故張良歸高帝。鄧禹追光武。允矣。卽不然。而爲范增之從項羽。郭嘉荀攸之依曹操。猶足以自見焉。惟至於晉惠帝之時。有天子而無之人。欲爲天子而不相下。羣不知有天子。而若可以無天子者。於斯時也。順逆無常理。成敗無定勢。彊臣林立。怙愚以逞。逆者逆。順者亦逆也。敗者敗。成者亦敗也。欲因之以事。孤危之天子而不能。卽欲掖之以爲天子。而亦必不得。生人殺人。而皆操天子之權。夫然後納身於狂蕩凶狡之中。寄命於

轉盼不保之地。果矣。其爲大惑而自貽以死亡也。王戎之免。幸也。王衍。陸機。潘岳之死。自賊者也。顧榮。張翰。戴淵。賀循。褰裳而急去之。非過高絕人之智也。未有無天子而可仕者也。

晉有天下。初并蜀吳。二方之民。習於割據之餘。未有以綏之也。而中朝內亂。故趙廞。李特。張昌。石冰。乘之以興。乃特之子孫。竊蜀者數十年。而江南早定。劉宏之功茂矣哉。故以知國有干城。雖亂而弗難定也。雖然。豈獨宏之功哉。其地有人。而後可以相資而理。李特之亂。蜀土風靡而從之。盡三巴之士。僅一詭僻之范長生而已。吳則賀循。華譚。周玘。顧榮。皆潔身退處。而爲州郡所倚重。民亂而士不與俱。則民且苾然而自廢。張昌。石冰之首。不難馘已。而陶侃得以行其志於不疑。嗚呼。此非晉能得之。其所繇來者舊矣。

孫氏之不足與言治理也。而未嘗立一權謀名法之標準。則江介之士民。猶且優游而養其志。諸葛公賢於孫氏遠矣。乃尚名法以鉗束其下。人皆自困於名法之而中急於事功以爲賢。則涵泳從容之意。不復存於風俗。安所得高視遠覽。以曙於貞邪逆順之大者哉。諸葛之張也。不如孫氏之弛也。孫氏不知道而道未亡。諸葛道其所道而道遂喪。自其隆中養志之日。以管樂自比。則亦管樂而已矣。齊之所以速亂而燕旋敝也。管樂者。自其功而言。申商者。自其學而言也。申商法行。而民有賊心。君子所以重爲諸葛惜也。

劉淵雖挾桀敖不逞之材。然其始志亦豈遽爾哉。觀其譏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則亦自期於隨陸絳灌之中而已矣。其旣歸五部。聞司馬穎之敗。尚欲爲之擊鮮卑烏桓。

則猶未必遽背晉而思滅之也。司馬穎延而挑之。劉宣等推而嗾之。始以流毒天下而覆晉室。乃匈奴自款塞以來。蕃育於西河有年矣。淵匪茹而逞。不再世而子孫宗族。及其種類。駢死於靳準。無子遺焉。則淵毒天下。還以自毒。淵亦何利有穎之挑。宣之嗾。以糜爛冒頓以來。數十傳之苗裔部落於崇朝也。司馬穎一潰其防。而河決魚爛。滅其宗而赤淵之族。亦憊矣哉。而推禍原所啓。則王浚之結務勿塵先之也。司馬氏自訂於室。固未嘗假外援而召之亂也。浚狡有餘而力不足。乃始結鮮卑而開千餘年之釁。穎懼鮮卑。乃晉淵以敵之。交相用夷。穎不救死。而浚伏其誅。流毒天下者。殃必及身。及身者。殃之券也。禍延百世者。殃之餘也。石敬瑭之妻子。殲於契丹。而無遺種。豈或爽哉。故王浚者。千古凶人之魁也。而效之者。何相踵以自滅也。

死而不得其所者。謂之刑戮之民。其嵒紹之謂與。紹之不可死而死。非但逆先人之志節。以殉讎賊之子孫也。惠帝北征。徵紹詣行在。豈惠帝之闇。能知紹而任之乎。司馬越召之耳。罔也。乂也。穎也。禹也。越也。安忍無親而爲至不仁一也。偶然而假託於正。奉土木偶人之孱主以逞。君子逆風。猶將避其腥焉。紹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妄言耳。樂爲司馬越之廝役。而忘其死也。不知有父者。惡知有君。名之可假。勢之可依。奉要領以從之。非刑戮之民而誰邪。秦準謂紹曰。卿有佳馬乎。導之以免於刑戮而不悟。妄人之妄。以自斃而已矣。

宋高宗免於北行。而延祀於杭州。幸也。琅邪王免於劉石之禍。而延祀於建康。非幸也。當穎禹騰越交訂之日。引身而去。歸國以圖存。卓矣哉。王之歸。王導勸之也。導之察幾。

也。審王之從諫也。決王與導之相得自此始。要其所以能然者。有本矣。八王異爭之日。晉室紛紜。轆轤人困於其中。而無術以自免。乃王未歸國之先。一若無所短長。浮沈於去就者。導以望族。薄仕東海。而邪正順逆之交。一無所表見。嗚呼。斯所以不可及也。老子曰。靜爲躁君。非至論也。乃所謂靜者。於天下妄動之日。端凝以觀物變。潛與經綸。而屬意於可發之幾。彼躁動者。固不知我靜中之動。而我自悠然有餘地矣。天地亦廣矣。物變有所始。必有所終矣。事之可爲者。無有禁我以弗爲。所難者。身處於葛藟。隄隄之中。而酒食相縻。赤紱相繫。於是而戈矛相尋。不覺矣。靜者曰。悠然天宇之內。用吾才。成吾事者。無涯焉。安能役役與人爭滌。洄於漩。復之中乎。澄神定志。於須臾。而幾自審。言之有當者。從之自決矣。此王與導之得意忘言。而莫逆於

心者也。是術也。老莊以之處亂世而思濟者也。得則馳騁天下之至剛。不得抑可以緣督而不近於刑。琅邪之全宗社於江東。而導昌其家世宜矣。雖然。此以處爭亂雲擾之日。而姑試可也。既安既定而猶用之。則不足以有爲而成德業。王與導終始以之。斯又晉之所以絕望於中原也。孔子思小子之簡。而必有以裁之。非精研乎動靜之幾。與時偕行者。不足以與於斯。

晉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劉宏之力也。宏任陶侃。誅張昌。平陳敏。而江東復爲完土。侃長以其才。而宏大以其量。惟宏能用侃。侃固在宏。併蒙之中也。夫宏又豈徒以其量勝哉。宏無往而不持以正者也。司馬越之討禹。禹假詔使宏攻越。宏不爲禹攻越。亦不爲越攻禹。而但移書以責其罷兵。正也。禹逆而越亦不順也。惡張方之凶悖。不得已擇於

二者之閒。而受越節度。亦正也。受越節度。終不北嚮。以犯
闕。誅禹。亦正也。張光者。禹之私人。討陳敏有功。不以禹故
而抑之。亦正也。天下方亂。而一之以正。行乎其所當行。止
乎其所當止。不爲慷慨任事之容。不操偏倚委重之心。千
載而下。如見其嶽立海涵之氣象焉。使晉能舉國而任之。
雖亂而可以不亡。惜乎其不能獨任。而宏亦早世以終也。
微宏則周玘顧榮賀循。無所憚而保其貞。微宏則陶侃無
所託以盡其才。微宏則琅邪南遷。王導亦無資以立國。晉
不能用宏。而宏能用晉。嗚呼。當危亂之世。鎮之以靜。慮之
以密。守之以大正。而後可以爲社稷之臣。挾才而急於去
就者。益其亡爾。有土可憑。有人可用。而褊心詭億以召亂。
曰。吾以行權。權其可與未可與立者道乎。
惡有天子中毒以死。而不能推其行弑之人者哉。惠帝之

爲司馬越鳩也無疑。越弑君而當時天下不能窮其姦。因以傳疑於後世。而主名不立。當其時司馬模司馬騰皆惟恐無隙而不足以逞者。然而胥中外爲諱之。而模與騰不能藉以爲名。史臣於百世之後。因無所據以正越弑逆之罪。何也。天下胥幸惠帝之死也。惠帝死而亂猶甚。國猶亡。惠帝不死。則琅邪雖欲存一綫於江東也。不可得矣。惠帝必不可爲天子者也。武帝護之而不易儲。武帝病矣。然司馬氏之子孫。特不如惠帝之甚耳。無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則將孰易而可哉。惠帝之必亡也。使晉有社稷之臣。行伊霍之事。而庶其定乎。司馬越固亦有此心矣。然而不能者。司馬倫已嘗試焉。而爲天下僂。司馬穎司馬卬皆將爲之。而先伏其辜。越而行伊霍之事。則卬與穎所不敢爲者。而身任其咎。以召天下之兵。越慮之熟矣。無如此土木之

闇主何。不得已而聽人之斃之。越之情亦苦矣。貴戚之卿。有易位之責。而越不能。養昏汶之主。以速卽於亡。而抑不可顧懷帝之尙可有爲。而非惠帝之死。弗能立也。快出於倒行之一計。而扳懷帝以立。己無私焉。故天下且如釋重負。而想望圖存之機。故一時人心。翕然胥爲隱諱。以免越宮官之辟。後世亦存爲疑案。而不推行鳩之人。夫人苟處不得已之勢。而志非逆者。則天討不加。而清議不相摘發。弗能事也。弗能廢也。社稷且岌岌焉。爲天下任惡。天下所矜而容之者也。懷帝立五年。而越無篡心。其專殺而畏寇。則司馬氏驕昏之習也。不足深責也。

孟子言保國之道。急世臣。重巨室。蓋惡游士之徒。亂人國也。夫游士者。卽不亂人國。而抑不足以繫國之重。輕民望所不歸也。主其地。習其教。然後人心翕然而附之。陳敏之

亂。甘卓反正而告敏軍曰。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顧榮羽扇一麾。而數萬人潰散。琅邪王鎮建業。榮與紀瞻拜於道左。而江東之業遂定。夫此數子者。皆孫氏有國以來。所培植之世族也。率江東而定。八王已亂之天下。抗五胡窺吞之雄心。立國百年而允定。孟子之言。於斯爲烈矣。嗚呼。地皆有人也。民皆有望也。用人者。追求之驟起喜事之人。而略老成物望之士。求民之歸也難矣。光武所與興者。南陽崛起之流輩。而其收河北以爲根本。則惟得耿弇寇恂吳漢。而大業定。劉焉倚東州兵爲腹心。以凌駕蜀人而內亂。馴至於先主。所與者皆平原初起之爪牙。故兩世而不收蜀一士之用。其亡也。民且去之若遺也。劉宏王導。知此而以樹建業百年之基。就其地得其人。定天下之大略也。允矣。

懷帝

晉武分諸王使典兵。晉不競矣。彼皆膏粱紈袴之子也。教
練不親。束伍不禁。瓦合而徒炫其軍容。足以亂爾。而不足
以競。又穎、禹、越之交相殘殺。鬩然而前。頽然而燼。未嘗有
經旬之戰守。而橫尸萬計。其以民命爲戲久矣。不足以競。
而欲相競。於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爲疆。劉淵之起。司馬
穎召之也。石勒之起。苟晞用之也。拓拔氏之起。劉琨資之
也。皆不足以競。不獲已而藉之以競。而晉遂亡。中國之禍。
遂千餘年而不息。使競在中國。而無待於彼。不示以弱。而
絕其相陵之萌。則七國之反。赤眉、黃巾之亂。袁曹、公孫、韓
馬之爭。中國亦嘗鼎沸矣。旣折旣摧。而還歸於定。亦惡至
此哉。武帝無百年之算。授兵於孺子。司馬穎之頑愚。延異
類以逞。不足誅也。若夫劉琨者。懷忠憤以志匡中國。而亦

何爲爾邪。琨進索虜。將以討劉淵也。拒一夷而進一夷。事卒不成。徒延拓拔猗盧於陜北。不亦慎乎。夫琨不能驅市人以敵大寇也。誠難。然君子之自靖以忠於所事。亦爲其所可爲而已矣。智索力窮。則歸命朝廷。如魏勝辛棄疾。斯亦可矣。未有急一時而忘無窮之禍者也。蓋琨亦功名之士耳。志在功名。而不聞君子之道。則功不遂。名不貞。而爲後世僂。自貽之矣。前有不慮之君。後有不慮之臣。相仍以亂天下。國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嗚呼。將誰咎哉。

司馬越出屯於項。非無策也。其敗則越非濟險之人。外爲荀晞所乘。而內任王衍以僨事耳。劉聰石勒繞雒陽而南。侵襄鄧。使晉君臣兵庶食絕援孤。晝雒而困。其必蹙以待盡也無疑。重兵屯於外。則聰勒進而越擬其後。必不敢憑陵而遽通三川。故荀晞內訌。越死衆無主。王衍不敢任事。

而後聰始決起以犯王都。越之出屯。不足以爲越罪明矣。雒陽之孤危。越不能辭其責。其失也。在秉國之日。不能推誠任賢。輯和東南。以互相夾輔。一出而無有可倚者。山簡縱酒自恣。而忘君父。苟晞挾私爭權。而內相攻奪。張駿所遣北宮純之一旅。且屢戰而疲矣。懷帝又惡越。必欲滅越。而不恤自斲之還。以自斲。越之處勢如此。亦安得不鬱鬱以死。而以潰哉。夫越非無心者。而特昧於從違耳。一秉政而惟王衍庾歆謝鯤郭象胡毋輔之虛浮之徒進。以是爲可靖兵戎之氣乎。一旦而欲建非常之功。跳出孤危。反兵內援。必不可得者。然其曰臣出幸而破賊。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亦何遽非死地求生之長算哉。嚮令劉宏不死。使任山簡之任。劉琨不北掣於王浚。張軌不遠絕於涼州。東連琅邪。視聰勒所嚮。而自外擊之。晉且可以不亡。其

不能者。越非其人。非策之不善者。若夫越之不奉懷帝。以出而置之危地。則罪也。元宗往蜀。太子在靈武。而安史不能安於長安。誠使懷帝親將以禦狄於外。苟晞雖驕。山簡雖慢。自不敢亢鈇鉞而坐視琅邪。輸江東之粟。飽士馬以急攻聰勒。其能入據空城。以受四方之敵乎。越出而帝留。惴惴以居。藉藉以斃。越之罪大矣。雖然。或亦國君死社稷之說誤之也。若君臣同死孤城。而置天下於膜外。雖獵衛主之名。亦將焉用此哉。

民愚無知。席安飽以爲勢。陵蔑孤弱。士大夫弗能止焉。與之俱流。而數其仁恕之心。忘出反之報。自貽死亡。以爲國病。禍發不可禦矣。夷狄非我族類者也。蝨賊我而捕誅之。則多殺而不傷吾仁。如其困窮而依我。遠之防之。猶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約肆淫。役之賤之而規爲利也。漢縱兵

吏殘蹂西羌。而羌禍不解。夷狄且然。況中國之流民乎。夫其闌入我土。不耕而食。以病吾民。徧人視之。其忿忮也必深。上無能養也。無能安也。棄墳墓。離親戚。仰面於人。以求免於凍餒。又豈其情之得已哉。役則役焉矣。毆則毆焉矣。不敵我十姓百家之相爲朋比矣。愚民於是而以侮之爲得計。士大夫於是而以制之爲得勢。有司於是而以箝束驅除之。爲保我士民之功。一王之天下。無分土。天地之生非異類。而摧殘之若仇讎。傷和氣。乖人理。激怨怒。則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皆自取之焉耳。西晉之末。蜀已覆於前矣。劉宏薨。山簡聞。荆湘之士民。虐苦流民。而若馮素者。且持保固鄉里之邪說。惑狂愚。殘忍之苟眇。欲盡誅之。四五萬家。一時俱起。杜弢挾之以作亂。天道之必然。人情之必致也。嗚呼。眇欲盡誅之。獨非人乎。事卽成而何忍。況其祇以自

賊也。迨其已反，則又或咎之曰：殺之之不速也。不仁者不可與言。有如是夫。

劉聰陷維陽，執懷帝。百官無一死者。嗚呼！若此之流，而可責以仗節死義之道乎？維陽之困危也，周馥請幸壽春而不聽。苟晞請幸倉垣而不果。迨其後欲出而不能。悲哉！帝將遷而公卿止之，爲之辭曰：效死以守社稷也。乃若其情，則有二焉。弗能固守而依於所遷，則遷壽春而周馥爲公輔矣。遷倉垣則苟晞爲公輔矣。從遷之臣，弗能據尊榮也。此一情也。久宦於維而治室廬，置田園，具器服，聯姻戚，將欲往而徘徊四顧，弗能捐割，此又一情也。故盤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總其心於田廬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軀命。故曰：若此之流，惡可責以仗節死義乎？千金之產，卒逢寇亂，不忍捐其雞豚瓿缶，而肝腦塗地，妻子

爲俘。汴京士庶擁李綱以謹呼者。此情而已矣。元宗將奔蜀。楊國忠列炬請焚府庫。帝曰。留此以與賊。勿使掠奪百姓。其輕視貨貝之情。度越尋常遠矣。是以唐終不亡也。劉琨送石勒之母以招勒。而勒不服。高齊送宇文護之母而護旋攻之。不拘以爲質。而欲以仁義動狡悍之寇。不已愚乎。曰。此未足以誚琨也。執人之父母。脅之以降。不降則殺之以快意。此夷狄盜賊之行。有心者其忍效之乎。送之歸。雖不足以懷之。而彼亦無辭以決於致死。曹嵩死而徐州屠。陶謙愚矣。琨非愚也。琨所以不能制勒者。懷愍弱。琅邪孤。王浚撓之。其勢不振。琨雖慷慨。而舊爲賈謚司馬。越所污染。威望不足以動人。抑且沈毅不如劉宏。精敏不如陶侃。勒是以睥睨之。知非己敵。而孰其聽之。使琨而能如郭子儀也。則香火之誓。動回紇而有餘。回紇豈果畏鬼神。

恤信義哉。有以制之。而又持名義以臨之。蔑不勝焉。仁義有素。而聲靈無拂。則此一舉也。足以折勒之。狡而制其死命。故曰仁者無敵。琨未全乎仁也。非仁過而愚也。若拘人之父母以脅其子。非人之所爲也。固琨之所不忍而不屑者也。

王導秉江東之政。陳頽勸其改西晉之制。明賞信罰。綜名責實。以舉大義。論者韙之。而惜導之不從。然使導亟從頽言。大反前軌。任名法以懲創久弛之人心。江東之存亡。未可知也。語曰。琴瑟之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非知治之言也。絃之不調。因其故而爲節其緩急耳。非責之絃而亟易其故也。不調之絃。失之緩矣。病其緩而急張之。大絃急。小絃絕。而況可調乎。晉代吏民之相尙。以虛浮。而樂於弛也久矣。一旦操之已蹙。下將何以堪之。且當其時。所可資以共

理者。周顛庾亮顧榮賀循之流。皆維中舊用之士。習於通脫。元虛之風。未嘗慣習羈絡者。驟使奔走於章程。不能祇承。而固皆引去。於是虔矯束濕之人。拔自寒流。以各逞其競躁。吏不習。民不安。士心瓦解。亂生於內。而不可遏矣。夫卞壺陶侃固端嚴劾愆之士也。導固引壺於朝端。任侃於方岳矣。潛移默化。豈在一旦一夕哉。宋嘗病其紀綱之寬。政事之窳矣。王安石迫於改更。而人心始怨。元祐紹聖。建中靖國。屢懲屢改。而宋乃亡。鍛鐵者急於反則折。編人憾前圖之不令。矯枉而又之於枉。不可以治無事之天下。而況國步方蹙。人心未固之時乎。且不但此也。漢末尙聲譽。而曹操矯之以嚴。魏氏急名實。而司馬矯之以寬。彼皆樂翹前人之過。形君人之非。以快人心。而使樂附於己。當導之世。王敦嘗用此術矣。其後桓溫又用此術矣。所以進趨

利徼功之人而與爲逆也。導惟無此不軌之志。故卽因爲革。從容調御。而不自暴其能。夫導豈無類之心哉。桓彝品藻之曰。管夷吾。則其不襲王衍諸人之蕩泆以靡天下可知也。又惡知其不服膺陳頽之諫。而特不露其鋒鏖爾。有當世之略者。好惡不激。張弛不迫。褊人不知。求快一時。而怪其弗能爲也。愚者何足與深言邪。

王彌勸劉曜都雒。曜不從。彌以是輕曜而背之。彌盜魁之智耳。惡足以測狡夷之長算哉。石勒視劉曜而尤狡。張賓之慧。非彌所能測也。勒在葛陂。孔萇請夜攻壽春。據之以困江東。勒笑之。而從張賓北歸。據鄴。勒橫行天下。豈惴惴於紀瞻者。然而知瞻可勝。而江淮之終不可據。以爲安。勒之智也。江淮之春有霖雨常也。紀瞻與相持。不以雨爲困。而勒困於此。可以知地氣。可以知天情矣。三代以上。淑氣

聚於北而南爲蠻夷。漢高帝起於豐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氣移於南。郡縣封建易於人。而南北移於天。天人合符之幾也。天氣南徙。而匈奴始彊。漸與幽并冀隴之地氣相得。故三代以上。華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後。在大河。非其地而闌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是故拓拔氏遷於雒。而六鎮據其穴以殘之。延及於齊周。而元氏之族赤。守緒遷於蔡。而完顏氏之族殲。耶律亡而其支庶猶全於漠北。蒙古亡而其苗裔種姓君長塞外者。且數百年。舍其地之所可安。以犯天紀。則未有能延者。枳橘貉鴿之性。黠者自喻之。昧者弗知也。王彌孔萇之所以愚。而徒資矐勒之笑也。夫江淮以南。米粟魚鹽。金錫卉木。蔬果絲枲之資。彼豈不知其利。而欲存餘地以自全其類也。則去之若驚。然則天固珍惜此土。以延文明禮樂之慧命。

明矣。天固惜之。抑且知之。而人弗能自保也。悲夫。□□之
敗類。罪通於天矣。雖然。□而有曜勒之識也。則自知此非
其土。而勿固貪之爲利。以自殄其世也。

劉聰之臣有劉殷者。論史者或稱以爲賢。殷飾女以進於
聰。而固其寵。不足比數於人類者也。故其言曰。事君當幾
諫。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論者以爲賢。則且爲
詔佞者排摘忠直之口實。殷雖不足比數於人類。而不可
以不辨。事父母而幾諫者。旣以不忍傷恩爲重矣。且子曰
侍父母之側。諫雖不切。而媿媿以繼進。父母雖愎。亦無如
其旦夕不相舍者何。而終必從之。非君之進見有時。言不
伸而君且置之者也。父母之過。無安危存亡決於俄頃之
大機。旦過而夕改。無過矣。君操宗社生民之大命。言出而
天下震驚。行出而臣工披靡。一失而貽九州億萬姓百年

死亡之禍。待之宛轉徐圖。雖他日聽之而悔無及矣。父母之過。卽有導諛之者。淫朋而已矣。奴妾而已矣。其勢不張。其徒不盛。其飾非簧惑之智。不能凌我而出其上。微言而告父母。以所未覺。彼未能結黨強辯以折我。君而不善。則聚天下之僻而辯。巧而悍者。稱天人。假理勢以抗我。而孤忠固憂其不勝。微言如吶。奪之者喧。而氣且爲奪矣。凡此數者。諫父母易而諫君難。處其難而柔顏抑氣。操瓦全之心。以若吐若茹。而伺君之顏色。此懷祿固寵之便計。其爲小人之道也無疑。況乎君臣義合。非有不可離之去就哉。劉聰凶暴嗜殺。殷以是爲保其富貴之計。則得矣。以獻女媚人之禽心。而姑取譽於天下。其術巧矣。本不足與深論。而邪說一倡。若蘇軾諫臣論之類。師其說以爲詭遇之術。君臣之義廢。忠佞之防裂矣。

愍帝

愍帝之西入長安。必亡之勢也。劉聰雖去雒陽。石勒雖去江淮。而聰在平陽。勒在鄴。雒陽已毀。襄鄧已殘。勒一踰河而卽至雒。聰一踰河而卽犯關中。長安孤懸於一隅。互南北而中絕。二虜夾之。旋發而旋至。張軌遠在河西。孤軍無輔。李特又割據巴蜀。而西南之臂斷。天下所僅全者江東耳。而汝雒荒殘。則聲勢不足以相及。賈疋索綝麴允崛起。乍合之旅。不足以繫九鼎。明矣。周顛等之中道而遁。非意怯而背義也。知其亡在旦夕。而江東之猶可爲後圖也。長安自漢以來。蕪曠而不可爲奧區久矣。聰勒之不急犯而據之也。以其地之不足恃也。名之爲天子之都。而後劉聰欲固獲之矣。帝不入關。長安未卽亡也。當其時石勒已舍淮襄而北矣。雒陽雖生蔓草。而陳汝蔡鄧猶憑楚塞以爲

固東則連壽泗。而與江東通其津梁。西則連關陝。而與雝涼繫其絡脈。此率然之勢。首尾交應之形也。使愍帝不舍中州。而權定都於陳許宛汝之間。二虜之不敢卽犯輦轂明矣。正綝懷土而挾之以西。人無能與爭。而但思逋散。則不亡何待焉。故嗣興於喪亂之餘者。非果英武之姿。不可亟處危地以徼幸。非怯也。所繫者重。一危而天下遂傾也。夫夷狄亦何嘗不畏中國哉。人所胥戴之共主。一再爲其所獲。而後知中夏之無人。不足憚也。苻堅自將以趨淝水。高緯親行以救晉陽。皆以自速其亡。況素不知兵。徒以名義推奉之愍帝乎。智者知此而已。而愚以躁者乃挾天子爲孤注。而誚人畏沮。不量力。不度勢。徒敗人國家。豈有救哉。然則肅宗擁朔方一隅之地。與天下相隔絕。何爲而成收復之功邪。曰。祿山悍而愚。已據長安。意得而無遠志。輕

去幽燕而喪其根本。是朝露將晞者也。故一隅攻之而已足。聰與勒各據狡兔之窟。以相凌壓。方興而未戢。豈孤立之勢所可敵哉。勢因乎時。理因乎勢。智者知此。非可一槩以言成敗也。

職官賤而士去其廷。封賞濫而兵逃其汛。天子之權輕。物無與勸。而忠貞幹理者。羞與匪人爲伍。其情中渙。此成敗之樞機。持之不謹。則瓦解而莫能止。陳頽諫琅邪以金紫飾士卒。符策委僕隸。非所以正綱紀。其言得矣。雖然。天下方亂。人心愈競。死亡相枕。益不厭其榮寵之情。天子蒙塵。夷盜充斥。乃躁人得志以求名位之時也。重抑之力。裁之。項羽剗印。而韓信陳平。閉行亟去。張元吳昊。斥於韓范。而導西夏以倡狂。卽才不如韓陳。狡不如張吳。乃以効於我而不足。以附夷狄盜賊而有餘。守頽之說。抑無以斂躁動。

之人心。而使順於己。然則術其窮乎。曰。此非立法於寬嚴之兩塗所可定也。天子者化之原也。大臣者物之所效也。天子大臣急於功。則人以功爲尙矣。急於位。則人以位爲榮矣。儉者先自儉也。讓者先自讓也。非可繩人而卑約之者也。其爲崛起而圖王。則緩稱王。緩稱帝。而衆志不爭。其爲承亂以興復。則緩於監國。緩於繼統。而人心不競。漢高之戰成皋也。項羽一日未平。則一日猶與韓彭張吳齒。故韓信請王。終奪之而不敢怨。光武聽耿弇而早自立。故赤眉已降。而天下之亂方興。帷幕翼戴之臣。驟起而膺三公之位。其下愈貴。己愈踞其上而益尊。其上益尊。其下愈扳。援而上以競貴。更始之廷。人銜王爵。則關內侯騎都尉之充盈。不可禁也。嗚呼。得而成。失而敗。成而生。敗而死。宗族懸於刀俎。烏鳶睨其肉骨。奮志以與天爭成敗。與人爭生

死此志皎然與天下見之則必有塵視軒冕銖視金玉之心而後可鼓舞天下於功名之路諸葛公曰惟淡泊可以明志君與大臣之志明則天下臣民之志定豈特綜核裁抑以立綱紀哉倚於寬倚於嚴其失均其敗均矣

愍帝詔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令保帥西兵詣長安睿發江東造雒陽此危急存亡相須以濟之時也琅邪方定江東不從北伐視君父之危若罔聞姑置之而自保其境信有罪矣雖然以純忠盛德之事責琅邪而琅邪無辭若其不能則愍帝此詔戲而已矣帝之於二王也各不足以相統義不足以相長道不足以相君其爲皇太子非天下之必歸心而賈疋等之所奉也其爲天子也非諸王之所共戴麴允索綝之所叛也琅邪承八王之後幸不爲倫穎禹越之爭繇王導諸人

有觀時自靖之智。而琅邪之度量宏遠也。曾是一紙之詔。丞相分陝之虛名。遂足以鼓舞而折箠使之者哉。名爲愍帝之詔。實則索綝麴允之令而已。以琅邪爲君。以王導諸人爲輔。而恬然惟綝與允之令。以奔走恐後乎。綝與允有效忠之心。而不知道也。度德量力相時者。道也。使二子擁愍帝於長安。而不舍秦王之號。與二王齒。且虛大位。以俟有功而論定。則猶可。弗使孤危。以免帝於俘虜。二子亦自救其死。以立勳名。而二子方施施然貪佐命之功。而不自度也。是以其亡無與救也。元帝聞長安之破。司馬氏已無餘矣。南陽王僻處而日就於危。不足賴也。然後徐卽王位。以嗣大統。讀劉琨勸進之表。上下哀籲。求君之心切矣。然周嵩猶勸其勿亟。急得人心者。徐俟天命。非淺人所可與知也。

好諛者。大惡在躬。而猶以爲善。大辱加身。而猶以爲榮。大禍臨前。而猶以爲福。君子以之喪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石勒之橫行天下。殺王彌如圈豚。背劉聰如反掌。天下聞其名。猶爲心惕。而一爲卑諂之辭。以媚王浚。浚遂信之。而不疑。唐高祖之起晉陽。疾下西京。坐收汾晉。而安輯之。豈爲人下者。一爲屈巽之辭。以誘李密。密遂信之。而不疑。浚死於勒。密禽於唐。在指顧之間。不知避也。浚之凶悖。迷此也宜矣。密起兵敗竄。艱難辛苦。已備嘗矣。而一聞諛言。如狂醉而不覺。天下之足以喪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與焉。而好諛爲最。元祐諸君子。且爲蔡京所惑。勿僅以責之。驕悖黠姦之浚與密也。

建大業者。必有所與俱起之人。未可忘也。乃厚信而專任之。則亂自此起。元帝之得延祚於江東。王氏贊之也。而卒

致王敦之禍。則使王敦都督江湘軍事。其禍源矣。王氏雖有翼戴之功。而北拒石勒於壽春者。紀瞻以江東之衆。捍之於淮右。相從渡江之人。未有尺寸之效也。若夫輯甯江湘。奠上流以固建業者。則劉宏矣。宏之所任以有功。則陶侃矣。平陳敏。除杜弢。皆侃也。侃功甫奏。而急遣王敦奪其權。而踞其上。左遷侃於廣州。以快敦之志。使侃欲効忠京邑。而敦已扼其吭。而不得前。何其悖也。侃之得成功於荆湘者。劉宏推誠不疑。有以大服其心爾。至是而侃不可保矣。迨其後有登天之夢。而蘇峻之亂。躊躇不進。固將曰。專任侃而侃且爲敦。而不知其不然也。敦殺其兄而不恤。侃則輸忱劉宏而不貳。其貞邪亦旣較然矣。侃之不得爲純忠。帝啓之。敦又首亂以倡之。而侃終不忍爲敦之爲。疑之制之。王氏之私。豈晉之利哉。俱起之臣。雖無大權。而固相

親暱。新附者雖權藉盛。而要領非其所操。腹心非其所測。故蕭曹與高帝俱興。而參帷幄。定危疑。則授之張良陳平。握重兵。鎮重地。則授之韓信彭越。新附者喜於見信。而俱起者安焉。韓信曰。陛下善於將將。此之謂也。元帝懷翼戴之恩。疑才臣而疏遠之。幸王導之猶有忌。而敦之凶頑。不足以餌人心。使歸己。不然。司馬氏其能與王氏分天下乎。有陶侃而不知任。帝之不足有爲。內亂作而外侮終不能禦也。不亦宜乎。

受諫之難也。非徒受之之難。而致人使諫之尤難也。位尊矣。人將附之而恐逆之。然附尊位者。非知諫者也。權重矣。人將畏之而早已惴之。然畏重權者。非能諫者也。位尊而能屈以待下。權重而能遜以容人。可以致諫矣。而固未可也。所尤患者。才智有餘。而勤於幹理。於是乎懷忠欲抒者。

夙夜有欲諫之心。而當前以沮。遂以杜天下之忠直。而日但見人之不我若。則危亡且至。而不知夫人之有才。或與吾等。而有所長。則有所短矣。且人之有才。而或出吾下。見吾之長。則自有長焉。而疑其短矣。夫言之得。計之善。固有其理顯著。人各與知。而才智有餘者。或顧不察者矣。且有才不逮。智不若。偶然一得。而允合於善者矣。抑有謀之協慮之深。而辭不足以達意者矣。尤有彼亦一善。此亦一善。在我者揮斥而見長。在彼者遲回而見絀者矣。然而君子所樂聞者。非必待賢智多聞之能爲我師者也。正此才智出己之下。而專思一理順人情而得事之中者也。彼且聞我之恢恢有餘。獻其所長。而恐摘以所短。則悃幅自好之士。不欲受迂闊淺鄙之譏。以資我之笑玩。而抑慮我之蒐幽摘微。以窮己於所未逮。則夙夜之懷忠。必不能勝當前。

之惡縮。我卽受之。而彼猶欲焉。恐其不當。此教人使諫之難。君子之所慮。而隱惡揚善。樂取於人。之所以聖與。隗瑾之告張寔曰。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受成而已。宜少損聰明。以延訪。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允矣。其知道之言乎。

讀通鑑論卷十二

書世錄卷十二

...

...

...

...

...

...

...

...

...

讀通鑑論卷十三

衡陽王夫之撰

東晉元帝

自此至陳凡僭偽諸國事俱附六代編年下論

扶危定傾。以得人心爲本務。國破君亡。天下喁喁然願得主而事之。人心爲易得矣。而未易也。非但其慰安之者非其道也。天下方喁喁然而願得主。抑必天下之固喁喁矣。如其遽自信曰。天下固喁喁然願得我而爲主。則天下之情解矣。非其情之所迫求而後應者。則賢者且不能伸其忠孝之願。下此者。攤戴之勳名不歸焉。於是乎解散躊躕曰。彼且自立乎其位。而責我之効功以相保。則雖名分正。威望立。而天下之奔走也不迫。乃始下獎勸聯絡之詔。以縻天下之歸己。而天下不應。我以獎勸聯絡之情辭縻天下。而天下惡得不驕。故當國破君亡之餘。不待天下之迫。

而迫自立者。非外逼以亡。則內爭以叛。此豈挾機僞讓之
足以動天下哉。無宗國之痛。而乘亂以興。則欲爲謙讓也
不能。其情疑。其氣鬻。則其事躁。而不以禮必矣。愍帝之立。
賈疋等拔之以立。而遂自立。則琅邪之在江東。南陽之在
秦隴。雖不與爭。而坐視其亡而不救。匪直二王也。劉琨慕
容廡之在北。張寔之在西。陶侃之在南。皆坐視其亡而不
恤。長安破。愍帝俘。司馬子孫。幾於盡矣。琅邪攬衆而居江
左。削平內寇。安靖東土。未有舍琅邪而可別爲君者。然而
聞長安之變。官屬上尊號而不許。固請而不從。流涕而權
卽晉王之位。已而劉琨屢表陳痛哭之辭。慕容廡段匹磾
且合辭以勸進。豫州荀組。冀州邵續。青州曹嶷。甯州王遜。
合南北以協請。江東人望紀瞻之流。皆敦迫焉。然後踐阼
而改元。於是而元帝之位定矣。無求於天下。而天下求之。

則人不容有異志而允安。東晉之基成乎一年之需待。此人情天理之極致。其讓也。卽國之所以立也。然且有未及待者。張寔也。寔之戴晉也。堅而擇主也。審。南陽王保無待而立。寔舍之而屬望乎江東。實表至。帝已先立。而寔之志反爲之貳。稱建興年號。而不舉太興之正朔。寔豈不願得君而事之哉。亦惡其不待己求而迫自君也。卽此而人心向背之幾可知矣。爲人臣子。抑奉君親之痛。而有浮慕弋獲之心。天下測其隱而鄙之。是天理之在秉彝者。不容纖芥之差乎。彼且不自知。而合離之情理。自迴別也。因是而推戴無功者。生其伎忌。翼贊有力者。挾以驕陵。皆末流之必然矣。遠人擅命以自尊。權姦懷逆而思逞。國欲存也。其可得乎。

元帝之立也。王氏逼王室而與亢尊。非但王敦之凶悍也。

王導之志亦僭矣。帝乃樹刁協劉隗於左右。以分其權而自固。然而卒以取禍者。非帝之不宜樹人以自輔。隗協之不宜離黨以翼主也。其所以尊主而抑彊宗者。非其道也。承傾危以立國。倚衆志以圖存。則爲勢已孤。或外有挾尊親之宗藩。或內有挾功名之將相。日陵日夷。而伏篡弒之機。此正君子獨立以靖宗社之時。而糜軀非其所恤。然君之所急。與吾之所以事君者在是。則專心致志以彌縫之。而恐不逮。卽有刑賞之失。政教之弛。風俗之敝。且置之以待主權旣尊。國紀旣立之後。而必不可迫爲張弛。改易前政。以解臣民之心。使權姦得挾以爲辭。而誘天下以歸己。協與隗未足以知此。氣矜而已矣。恃其剛決之才。標名義以爲名。而鉗束天下。一言之非。一事之失。張皇而摘之。於是乎盈廷之怨起。而王氏之黨益堅。非臣民之叛上而卽

彼也。乍拂其情者激之也。孟子曰：不得罪於巨室，非謂唯巨室之是聽也。不得罪於臣民，巨室弗能加之罪也。沈靜以收人心，而起衰救敝之人作，且從容以俟人心之定，則權臣自戢，而外侮以消。况名法綜核，爲物情所駭者，其可迫求之，以拂衆怒也乎？方正學未之逮也。隗與協又何足以及此。

宗國淪亡，孤臣遠處，而求自靖之道，豈有他哉？直致之而已矣。可爲者爲之，爲之而成，天成之也。爲之而敗，吾之志初不避敗也。如行鳥道者，前無所畏，後無所卻，傍無所施，唯遵路以往而已爾。旁睨焉而欲假一徑以行吾志，甚則禍及天下，不甚則喪其身，爲無名之死而已。劉琨之託於段匹磾是也。非我類者，心不可得而知，迹不可得而尋，頃刻之變，不可得而測，與處一日，而萬端之詭詐，伏於談笑。

而孰其知之。琨乃以孤立之身。游於豺狼之窟。欲志之伸也。必不可得。卽欲以頸血濺劉聰石勒。報晉之宗社也。抑必不能。是以君子深惜其愚也。以琨之忠。身死族夷。抱志長埋於荒遠。且如此矣。下此者。陷於逆而爲天下僂。亦終以不保其血。允功則無功也。死則必死也。何樂乎其爲此也。故曰。直致之而已矣。

忌裨將之有功。惡人之獎之。恐爲人用。背己以去。且將軋己而上之。此武人之恆態也。陳川之將李頭。力戰有功。祖逖厚遇之。頭感逖。願爲之屬。川疑忌而殺頭。以降石勒。於是而汴晉之閒。大亂而不能定。嗚呼。此將將者之所以難也。知武人之情。而不逆其所忌者。則知權矣。非但畏彼之怨怒而曲徇之也。道固存焉。權卽正也。三軍之士。智者勇者。勤敏而效死者多矣。智勇以效死。而踰於主帥者有矣。

而既已隸於人而受命。則綱紀存焉。綱紀者。人君之以統天下。元戎之以統羣帥。羣帥之以統偏裨者也。夫既已使之統。而又以不測之恩威。唯一時之功罪。以行賞罰。則雖得其宜。而綱紀先亂。綱紀亂。則將帥無以統偏裨。元戎無以統將帥。失其因。仍絡貫之條理。而天子且無以統元戎。故韓信下燕趙。平三齊。豈一手一足之烈哉。其智勇效死。以成信之功者多矣。然而漢高知信而止。以李左車之賢智。信方北面受教。而高帝未嘗拔之。以受一邑之封。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之謂與。既已爲其偏裨。則名義存焉。其智勇效死。而或爲主將之所抑。因之以徐懲其主將可也。非能率吾意而亟行之也。好惡雖當。而有所不可任。刑賞雖公。而不敢輕。鳩合數十萬人而爲之長。一一察其能否。以用其恩威。力窮而爭以起。逃之使頭願爲之。

用。以背陳川者。任情以行好惡。自謂至公。而不知綱紀爲維繫人心之樞紐也。夫逖慷慨英多。而未達大體。卽不隕折。吾不敢信其匡復之功可成。稱周公者曰。訢訢休休。見善不喜。見惡不怒。英君哲相。規模宏遠。豈易及哉。

忠臣志士。善保其忠貞者。尤不可以無識。苟無其識。則易動而不謀其終。謂荀彧之黨曹操。以篡漢者。已甚之辭也。不揣其終。而相沿以往。變故日深。而弗能自拔。彧以是死。而不能避不韙之名。急於行志。而識不遠也。當漢帝困於羣凶之日。唯曹操能迎而安之。悠悠天下。舍操其何適焉。操之不可終任。人具知之。而轉念之圖。惟昏於初念。其爲智也。不能決兩端於俄頃。迎刃以解。而姑爲嘗試。且自謂他日之可有變計。乃不知其終不能也。是以能早決以潔其身者之謂大智。高瞻其當之矣。慕容廆之始戴晉也。旣

定遼東。欲以瞻爲將軍。撫心而告之曰。孤欲與君共清世難。翼戴王室。虜慷慨而言之。瞻漠然而應之。鬱鬱以死。終不爲屈。疑爲己甚矣。夫瞻秉戴主之忠。而虜有可因以效忠之牖。姑聽而觀其後也。未晚。然而瞻固知其不可恃也。虜之不可恃。以終戴晉也。豈難知哉。抱忠而欲亟試之。則一念遲回。忘虜之能用己。而已不能用虜也。則且如荀彧之不決。以敗其名節矣。處空谷而聞足音。則躍然而喜。惡知夫是音之非熊羆獠彪之相擾也。懷忠而憤宗國之傾沒。聞有義聲者。欣然而就之。其不爲亂賊所陷者鮮矣。高瞻之智。決於俄頃。粲然若黑白之不相淆。迎刃而解。捷於桴鼓。死於不屈之前。而不死於自拔末絲。力窮志沮之日。嗚呼。可不謂賢哉。劉琨所不逮也。况荀彧乎。

祖逖立威河南。石勒求與通好。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可

謂善謀矣。兩軍相距而絕其市。非能果絕之也。豈徒兵民之沒於利而趨者。雖殺之而不止哉。吾且有時而需彼境之物用。而陰購之矣。絕市者能絕吾之不往。而不能絕彼之不來也。吾之往市者。非一日而卽能致於彼。畜之牧之。舟車數百里而輸之。未至於疆場而早已洩。故雖不能必絕而多所絕。若彼之來也。授受於疆場。一夕而竟千金之易。而自我以逮吏士編氓。無不仰給焉。惡可絕也。於是而吾之金錢。與其輕齎之貨賄。盡輦以歸敵。而但得其日就消亡之物。則敵日富而我日貧。金錢暗耗而不知。欲三軍之無匱也不能。而民貧怨起矣。且絕市者曰。憂閒諜也。閒諜之往來。恆於歧徑。乃名爲絕市。而必不能禁下之私通。則歧徑四闢。而閒諜之往來無忌。互市通而關津有吏焉。以譏其出入。交易有期焉。以限其往復。軍民之志欲得而

私徑蕪。則閒諜之出入阻矣。且閒諜者。非必畜不軌之志。以走險者也。私市通。歧徑四出。人知官禁之疏。而漸與敵狎。則因而玩死。以讎姦者多矣。一之於互市。市之外無相狎之門。自非深姦巨慝。忘死以僥幸者。孰敢嘗試焉。以通之者絕之。逖之慮此密矣。此兩軍相距。贍財用。杜姦人之善術。用兵者不可不知也。

王導之不得爲純臣也。殺周顛而不可揜。論者摘之。允矣。然謂王敦篡而導北面爲佐命之臣。以導生平揆之。抑必其所不忍。且王敦之凶忍。賊殺其兄而不忌。藉其篡立。導德望素出其上。必不能終保其死。導卽愚。豈曾此之不察哉。乃導之渙忍兩端。不足以爲晉之純臣也。則有繇矣。蓋導者。以庇其宗族爲重。而累其名節者也。王氏之族。自導而外。未有賢者。而驕橫不軌之徒。則多有之。乃其合族以

隨帝渡江。患難相依而不離。於此而無協比之心焉。固非人之情矣。然而忠臣之衛主。君子之保家。則有道焉。愛之以其情也。親之以其道也。因其賢不肖而用舍之。以其才也。盡己所可爲。而國家之刑賞。非己所得而私也。當其時。紀瞻卞壺陶侃郗鑒之儔。林立於江左。而以上流兵柄。授之於王敦。導豈有不逞之謀哉。恤其宗族。而不欲抑之焉耳。將謂管叔之逆。周公且不忍防之於早乎。乃管叔者。非但周公之兄也。周公非但以己兄之故。而使之監殷也。管叔者。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俱爲天子之懿親。而以己之賢。疑彼之不肖。而早制之。於是乎不可而導。豈其然哉。天下者。司馬氏之天下。非王氏之天下也。惜其閥閱之素盛。念其辛苦之共嘗。以人之天下。而慰己之情。未有不陷於惡者。而其究也。乃至親統六師。各爲賊而

推之刃。又何足以救名義而全天性哉。嗚呼。豈徒如導者。繫國家安危之大故。人臣貞邪之大辨哉。凡人之親愛其宗族也。亦各有道矣。己所得爲。無不可推也。上而君。降而友。又降而凡今之人。與凡天下之物。非吾所得私者。不得以自私。則抑不得以私其諸父昆弟。妄欲者。何厭之有哉。教以正。迪以自立之方。士習爲士。農習爲農。黠者戢之。弱者振之。非徒無傷於天下。而抑可以保躍冶之子弟。而予之安。則可以上告祖考而無憾矣。徇族黨好惡之私。己雖正而必陷於邪。辱身不孝之罪。又奚逭哉。

明帝

明帝不夭。中原其復矣乎。天假五胡以亂中夏。氣數之窮也。帝乃早世。王敦之橫。元帝惴惴而崩。帝以幼沖。當多難。舉動偉然。出人意表。可不謂神武哉。王敦謀篡。而諷朝廷。

徵己。使帝疑畏憂戚。不欲徵而待其黨之相迫。則敦之橫逞矣。帝坦然手詔徵之。若人主徵大臣之故事。無所疑畏。而敦固心折不敢入也。敦欲以王導爲司徒。聽之也。導本可爲司徒。無所疑也。抑以此獎導爲君子。使浣濯其同逆之恥。以乃心王室。而解散羣臣阿比王氏之戾氣。於是而導之志移。敦之黨孤。奄奄且死。而以篡爲下計。區區爲難者。錢鳳輩亡賴之徒而已。殄滅之如摧枯矣。導貽王含之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甯。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之情可見。從王氏者之情可見。天下之大勢。明帝之大略。從可知矣。折大疑者。處之以信。奠大危者。予之以安。天假明帝以年。以之收北方離合不定之人心。而乘再閔之亂。吹枯折槁。以復衣冠禮樂之中夏。知其無難也。帝早沒而不可爲。

矣。悲夫。

君子之過。不害其爲君子。唯異於小人之文過而已。王敦稱兵犯闕。王導荏苒而無所匡正。周顛戴淵之死。導實與聞。其獲疚於名教也。無可飾也。故自言曰。如導之徒。心思外濟。蓋劉隗刁協。不擇逆順。逞其私志。欲族誅王氏。而導勢迫於家門之隕穫。不容已於詭隨。此亦情之可原。而弗容隱飾以欺天下者也。及敦死而其黨伏誅。譙王丞戴淵周顛。以死事褒贈。豈非導悔過自反。以謝周戴於地下之日乎。而導猶且狎開門延寇之周札。違卞壺郗鑒之讜議。而曰。札與譙王周戴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導若曰。札可盡人臣之節。則吾之於節。亦未失也。假札以文己之過。而導乃終絕於君子之塗矣。郗公愛子。死而不哭。卞令力疾戰而喪元。二君子者。無諸己非諸人。危言以定褒貶。非導

之所能也。而引咎知非。以無異說於論定之後。夫豈不可
怙慝。而欲蓋彌章。不學於君子之道。雖智弗庸也。

成帝

少主立而大臣尸輔政之名。雖周公之聖。不能已二叔之
亂。况其下焉者乎。庾亮不專於己。而引西陽王叢王導卜
壺郟鑿温嶠與俱受託孤之遺詔。避漢季竇梁之顯責。亮
其愈矣。雖然。惡有俱爲人臣。徒崇此數人者。持百尹之進
退。而可以服天下哉。陶侃之貳。祖約蘇峻之逆。所必然矣。
夫主少則國政亦必有所裁。大臣不居輔政之任。而惡乎
可。而有道於此。則固無事立輔政之名。授之以獨馭之權。
而疑天下。無他。唯官常數定。官聯相屬。法紀豫立。而行其
所無事焉耳。三公論道。而使涖庶事。則下侵。六卿百執不
相越。而不守其官。則交爭。故六卿百執之可否。三公酌之。

而三公唯參可否。不制六卿百執以行其意。則盈廷多士。若出一人。州牧軍帥。適如其恆。天子雖幼。中外自輯。以協於治。而惡用輔政者。代天子而制命邪。夫古之天子。未嘗任獨斷也。虛靜以慎。守前王之法。雖聰明神武。若無有焉。此之謂無爲而治。守典章以使百工各欽其職。非不爲而固無爲也。誠無爲矣。則有天子而若無。有天子而若無。則無天子而若有。主雖幼。百尹皆贊治之人。而惡用標輔政之名以疑天下哉。是以三代之聖王。定家法。朝章於天下。初定之日。而行之百世。主少國疑之變。皆已豫持之矣。故三代千八百年。非無沖人踐阼。而大臣無獨攬之威福。若夫周公之輔政。則在六官未建。宗禮未定之日。武王未受命而不違。不得已而使公獨任之也。雖然。讀鴟鴞之詩。而周之危。公之難。亦可見矣。有聖主興。慮後世不能必長君。

令嗣之承統也。豫定弈世之規。置天子於有無之外。以虛靜而統天下。則不恃有貴戚舊臣以夾輔。既無竇梁擅國之禍。而亦不如庾亮之避其名而啓羣爭。不然。主幼而國無所受裁。雖欲無輔政者。不可得也。

潰於內者必決於外。蘇峻反。歷陽而入建業。祖約據壽春。以通石勒。然而勒不乘之以入犯者。非勒無狡焉之志也。劉曜破石虎於蒲坂。進圍金墉。勒方急曜而不暇及也。咸和三年九月。斬蘇峻。十二月。勒執曜於雒陽。使遲之一年。峻約始破。則約迫而導勒以東。晉其糜矣。故夷狄之相攻。或爲中國之利。利以一時耳。而據之以爲利。相攻久而相滅。滅而併於一。害乃不救。何利之有乎。池之竭矣。不云自瀕。外迫而內難起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內亂而外患乘也。昧者乃曰。外寧必有內憂。謂以外患警內。而內憂可弭。

則抑有內憂而可弭外之侵陵邪。嚮令曜勒不逼。江東不孤。若峻約之流。又何敢輒生其心。勒曜之相攻而未相併。幸也。謀國者不敢恃也。

東晉之臣。可勝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卞令忠貞之士。朝廷之望也。以收人心。易風俗而安社稷。則未之敢許。晉之敗。敗於上下縱弛。名黃老而實惟貪冒淫逸之是崇。王衍謝鯤。固無辭其責矣。乃江左初立。胡寇外逼。叛臣內訌。人士之心。習於放佚而憚於拘維。未易一旦革也。卞令執法紀以糾之。使人心震懼。而知有名教。誠不可無此中流之砥柱。然充其所爲。以懲創而無已。則乍強以所不習。而人思解散。便給之小人。日飾以進。抑不保人心之永固。而國勢之能安也。王敦之反。刁協劉隗之操切激之。蘇峻之反。庾亮之任法激之。障狂瀾而陲之。繇績之所以弗成也。

故先王憂人心之易弛而流也。勞來之以德教而不切覈之以事功。移易之以禮樂而不督責之以刑名。臨之象曰。咸臨吉。无不利。非其感也。不可以臨也。殷末之俗淫。而二南之化。游之於菴苕。安之於標梅。大弛者反之以大張。大張必窮。而終之以大弛。名爲王道。而實爲申商。不覆人之家國者無幾也。故卜令厲色立朝。以警羣臣之蕩佚。不可無也。而任之以統馭六寓。厝社稷之安定。百官之志。則固未可也。夫揚於王廷。暮夜之戎。可勿恤乎。

劉曜圍雒陽。撤金墉之圍。陳於雒西。一戰而被禽。以亡。其敗也。飲博而不恤士卒。輕撤圍以西。狂醉以自陷也。非不聽諫者。以隄勒於成臯之失計也。使曜深溝高壘。斷勒入雒之路。內外不相應。勒一往之銳氣。且折而弗能解。金墉之圍。曠日持久。上下有惰歸之氣。求歸不得。亦竇建德之

見禽於東京而已。假令曜分兵以扼成臯，禦人於百里之外。所遣拒勒之將，固非勒敵。必先挫而潰，則圍雒之軍心盡解。其敗決矣。勒曰：盛兵成臯，上策。阻雒水，次也。坐守雒陽，成禽耳。此勒畏曜堅壁以老己，姑爲此言以安衆耳。非果然也。曜撤圍而陳於雒西，望蒲坂以爲退步。勒曰：可賀我矣。此則勒之果所欣幸耳。千里縣軍，攻人於圍城之下，兵之大忌也。撤圍分軍以拒人於險，險非我有，而軍心不固。陳友諒解南昌之圍而死於鄱湖，軍一分而不可合，一動而不可止。勒之智足以測此，姑爲反語以安衆心。或遂信其實然，勒且笑人於地下矣。

蘇峻之亂，建業殘敝，廷議遷都。王導獨持不可。江左百年之基，導一言以定之。審乎難易之數也。梁元帝憚建業之凋殘，據江陵之富庶而速以亡。然則曹操棄雒陽，遷獻帝

於許。其一時之姦謀。以許爲兗州之域。而挾天子爲己私。非果厭雒陽之敝也。乃緣此而不能終一天下。亦有繇矣。所爲難易之數者。宮闕燬敗。邑里蕭條。人民離散。粟貨罄乏。乍然見之以爲至難。而未可收攝者也。乃夫人驚懼之情。移時而定矣。定則復思安其居而贍其生。不待上之贍之也。故鴻鴈之詩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莫之擾也。莫之擾則民各有心。豈必勞來安集之殷勤。而加以勞來安集。則益勸矣。此似難而實易者也。若夫固然其難者。則已動而不可復靜之人心是已。人莫不歆於一時之利用而競趨之。絲粟鹽酪酒漿雞豚廬舍帷帟之便利。婦人稚子之所歆。而人情之莫能奪者也。此凋敝而移之彼。雖徙如歸焉。彼凋敝而又移之他。君民朝野。日唯延頸四望。睨樂土而苟安。窮年累歲。志在游移。而無定情。其不愈窮愈蹙。以

之於絕地也無幾矣。楚遷陳而困。遷壽而危。遷吳而亡。非徒地形之不利也。趨利偷安之情。如回河而西之。必不可得也。導之言曰。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知人情物理消長往復之幾。而防衆心之流。以止之於早。規之已大。持之已定。豈有難知之數哉。庸人未之察耳。

庾亮徵蘇峻而激之反。天下怨之。固不能辭其咎矣。雖然。其志有可原者也。亮受輔政之命而不自擅也。尊王導於己上。而引郗鑒卞壺溫嶠。以共濟艱難。竇武之所不逮。非直異於梁冀楊駿已也。晉之東遷。王氏執國。而敦倡爲逆。執兵柄者。皆有侵上之志而不可信。陶侃登天之夢。天下疑焉。祖約之悖。蘇峻之姦。尤其不可揖盜以入室者也。以是爲侃所怨。以激約峻之速逆。特其識量不充。未足以乘高墉而解羣悖耳。如必委曲以延不軌之姦。宄於冲人之

側則禍遲而大。亮免於激成之責。而孔光延王莽褚淵推道成之罪。其可逃乎。亮以衛國無術而任罪。司馬溫公乃欲明正典刑。以窮其罪。則何以處夫延王敦殺周戴。以偏天子之王導乎。溫嶠人傑也。亮敗竄而嶠敬之不衰。必有以矣。峻雖反。主雖危。而終平大難者。郗鑒溫嶠也。以死殉國者。卞壺也。皆亮所引與同衛社稷者也。抑權臣扶幼主。亮與諸君子有同心。特謀大而智小。志正而術疏耳。原其情。酌其罰。何遽以典刑加之。溫公曰。晉室無政。任是責者。非王導乎。導豈能劾功罪以伸求全之法者。卞敦觀望逆黨。攤兵不赴。導且不能加誅。有諸己不能非諸人。况庾亮哉。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治統之亂。□□竊之。□□竊之。□□竊之。□□竊之。

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數傳者。則必有日月失軌。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飛水溢。草木爲妖。禽蟲爲蠶之異。天地不能保其清寧。人民不能全其壽命。以應之不爽。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猥而升木。尸名以徼利。爲□□□□之羽翼。以文致之爲聖賢而恣爲妖妄。方且施施然謂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罰於天。不旋踵而亡。嗚呼。至於竊聖人之教。以寵□□而禍亂極矣。論者不察。猶侈言之。謂盜賊爲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淫屠之徒。但崇敬土木。念誦梵語者。卽許以佛種。而無所擇於淫坊酒肆。以護門牆。貪利養者。猥賤之術。而爲君子者效之。不亦僥乎。石勒起明堂。辟靡靈臺。拓拔宏修禮樂。立明堂。皆是也。敗類之儒。嚮道統以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於天。故勒之子姓。駢戮於冉閔。元氏之苗裔。至高齊而無

噍類。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雖然。敗類之儒。鬻道
統於□□盜賊而使竊者。豈其能竊先王之至教乎。昧其
精意。遺其大綱。但於宮室器物登降進止之容。造作纖曲
之法。以爲先王治定功成之大美在是。私心穿鑿。矜異而
不成章。財可用。民可勞。則擬之一旦而爲已成。故□□盜
賊易於竊。而樂竊之以自大。則明堂辟廡靈臺是已。明堂
之說。見於孟子。辟廡靈臺。詠於周詩。以實考之。則明堂者。
天子肆覲諸侯於太廟。卽廟前當辰之堂也。辟廡者。雝水
之側。水所環遶之別宮。爲習樂之所也。靈臺則游觀之臺。
與囿沼相閒者也。皆無當於王者之治教明矣。漢儒師公
玉帶之邪說。而張皇之。以爲王者法天範地。布月令。造俊
髦。必於此。而明王道。乃爲敬零四出。曲徑崇臺。怪異不經
之制。以神之。此固與□□盜賊妖妄之情合。而升猱冠猴

者。鬻之以希榮利。固其宜矣。夫使先王之果於此三宮而與教化也。然亦偶有便於此也。一學宮而庠序校異矣。一大樂而夏籥武異矣。一大禮而忠質文異矣。若夫百王不易。千聖同原者。其大綱則明倫也。察物也。其實政則敷教也。施仁也。其精意則祗台也。躋敬也。不顯之臨。無射之保也。此則聖人之道統。非可竊者也。敗類之儒。惡能以此媚□□盜賊。而使自擬先王哉。勞民力。殫國帑。以黷聖而鬻然自大。則獲罪於天。天災之。人奪之。聖人之教。明明赫赫。豈有爽乎。論者猶曰。君子予之。不亦違天而毀人極也哉。公山洩導吳枉道。使魯有備。慕容翰止段蘭之追慕容皝。而恐亡其國。皆良心發見於皓亡之餘。不容泯者。然其視紜兄之臂。而姑徐徐也。何別哉。夫人欲自免於不忠不孝也。唯初心之足恃而已矣。狄仁傑之事逆后。而可善其終。

未嘗與於篡唐之謀。抑未與李勣諸人同受宗社之託也。宋齊愈手書張邦昌之名。而無痛哭不甯之色。則斬於市。而非李綱之過。君父之大。順逆之分。如黑白之昭著於前。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已移足於不仁之泥淖。畏其陷染。而姑自蹠蹕。終不可得而洒然。故極仁道之精微。有所未逮。雖有過焉。而君子諒之。未嘗不可改也。設仁不仁之顯途。而去順卽逆。雖有乍見之惻隱。君子弗聽。所從者不仁。終不可與於仁也。若翰者。身爲叛人。已自立於不仁之中矣。雖欲自拔。徒不信於段氏。而危其身。抑必終爲孰所忌而死。百悔叢心。又何補哉。

成帝以幼沖嗣立。委政王導。拜導及其妻曹氏。魏晉君臣之際。陵夷至此。石勒曰。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誠有謂也。古禮之見於今者。燕射之禮。君皆答拜。爲諸侯

於大夫言也。諸侯於大夫不得視天子於諸侯。猶大夫於陪臣不得視諸侯於大夫。等殺之差。天秩之矣。天子於諸侯禮不概見。僅存者覲禮一篇。侯氏肉袒稽首。天子不答。分至嚴矣。天子之不驕倨以臨臣下者。唯當寧立而不坐。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而不聽其趨蹌。此三代之以禮待臣。而異於暴秦之已亢者也。惡有屈一人之至尊。拜其下。而及其婦人哉。禮者。過不及之準也。抑之極則矯。而爲揚之甚。勢之必反也。垂及於女直蒙古之世。鞭笞之。桎梏之。奴虜斥詬之。於是而有者。廝可惡之惡聲。施於詔令。廷杖鎖拏之酷政。行於殿廷。三綱裂。人道毀。相反相激。害亦孔烈哉。三代之後。必欲取法焉。舍趙宋待臣之禮。其誰與歸。

張駿能撫其衆。威服西域。有兼秦讎之志。疏請北伐。莫必

其無自利之心也。而其言曰。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則悲哉其言之矣。嬰兒之失其母也。使婢妾飼之。受其狎侮。未嘗不泣也。已而聽之矣。已而安之矣。已而語之以母而不信矣。過墓而若有若無。且歸而亟依婢妾矣。夫人至忘其母而不知悲。則僅留之家老。垂死而有餘哀。亦將誰與言之。而誰聽之乎。於是而人心之迷。終不可復。復者其唯天地之心乎。宇文氏鮮卑之運已窮。天乃默移之而授之楊氏。以進李氏而□中國。故楊氏之篡。君子不得謂之賊。於宇文氏則逆。於中國則順。非楊氏之能以中國爲心。而天下之戴楊氏以一天下也。天地之心。默移之也。消落之故。老弗及見焉。而如之何弗悲。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矣而志不得遂。弔古者所爲深悲不已也。然有致命者。志亦奚不可遂哉。文王安

天下之志困矣。而武王周公遂之。猶文王也。上帝臨汝。勿貳爾心。致命之謂也。巴西龔氏兄弟。不屈於李特。爲特所殺。其子龔壯。積年不除喪。思以報特。特死。因李壽殺李期。與其腹心。滅李雄之裔。而讎以復。勸壽稱藩於晉。事雖不成。而父叔之志。以白於天下。壽旣僭位。徵壯爲太師。壯終不就。贈遺一無所受。壽亦弗能忌焉。壹其心。執其義。守其恆。雖困而亨。金紱豈能亂。葛藟豈能縈哉。夫志者。執持而不遷之心也。生於此。死於此。身沒而子孫之精氣。相承以不閒。壯之志。卽父叔之志也。死而無不可遂也。所可悲者。嵇康之有嵇紹耳。然而天之以亨困。而不亨其不困者。未嘗假也。壯懷報讎之心。以說壽。而壽不疑。借己以快其私。說壽以歸晉。壽雖不從。而壽不以爲侮。卻壽之爵祿金帛。而壽不以爲亢。抗章責壽之負約。而不稱藩。而壽不以爲

恨志無往不伸。而龔氏兩世之忠孝。與蜀山而竝峙。若紹也。濺血湯陰。徒爲仇讎之篡主死。則朱紱酒食爲其葛藟。而惡望其亨哉。有志而不遂。有先人之志而不遂之。非所據而據焉。身之不保。而人賤之矣。此則可爲抱志以先亡者悲也。

顏含可謂知道之士矣。郭璞欲爲之筮。含曰。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此猶人之所易知也。又曰。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淵乎哉。其言之。非知性而能存者。不足以與於斯矣。夫人能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必矣。欲人之知吾之性也。實難。非吾之性異於人。彼不能知也。彼不自知其性。抑將知何者爲性。而知吾性之然哉。不知仁。以爲從井救人而已。不知義。以爲長彼之長而已。性固人所不知。而急於求人之知性。則非性也。夫郭璞有所測知於理數之化迹。

而迫於求人知之。是以死於其術。苟其知性爲人所不可知。則懷道以居貞。何至浮沈凶人之側。弗能止其狂悖。而祇以自戕。無他。有所測知而亟欲白之。揣摩天命。而忘其性之中含者也。庸人之所欲知。而亟問之。鬼神象數者。貧富窮通壽夭已耳。皆化迹也。仁之惻隱。痛癢喻於心。義之羞惡喜怒藏於志。動以俄頃。辨於針芥。而其發也。橫天塞地。不能自己。君子以信己者信之。尙弗能盡知也。而况凡今之人乎。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謂以心盡性。皎然於虛靈之無迹。非夫人耳目聞見之逮也。含庶乎其與聞此矣。出處以時。守禮以不屈。宜乎其爲君子矣。

鯨鯢不脫於淵。豺虎不脫於林。失其所據。力殫而無所歸。石虎據鄴。慕容皝據盧龍。於是而東自濊貊。西及破落。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皆爲什翼犍之所有。拓拔氏之興。延及

百年。此基之矣。何也。虎與虩以其深淵叢林授之。什翼犍而自處於非據之地也。天以洪鈞一氣生長萬族。而地限之。以其域。天氣亦隨之而變。天命亦隨之而殊。中國之形如箕。坤維其膺也。山兩分而兩迤。北自賀蘭東垂於碣石。南自岷山東垂於五嶺。而中爲奧區。爲神臯焉。故裔夷者。如衣之裔垂於邊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異。卽天氣之分。爲其性情之所便。卽其生理之所存。濫而進宅乎神臯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順。命之所不安。是故拓拔氏遷雒而敗。完顏氏遷蔡而亡。游鱗於沙渚。嘯狐於平原。將安歸哉。待盡而已矣。延之入者。□□之人也。不足以保彼之命。而徒自潰亂也。聰明神武者。知其得據而祇以失據也。無足懼也。筌之蹄之。不能有餘□矣。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絜論。東晉愈矣。江東立國以荆湘爲
根本。西晉之亂。劉宏陶侃勤敏慎密。生聚之者數十年。民
安食足兵精。芻糧舟車器仗。旦求之而夕給。而南宋無此
也。東晉所用以保國而禦敵者。紀瞻祖逖溫嶠所鼓舞之
士勇。王敦蘇峻雖逆。而其部曲猶是晉之爪牙也。以視韓
岳收烏合之降賊。見利而動。見害而沮者。不相若也。王導
歷相四君。國事如其家事。而深沈靜定。規恢遠大。非若李
伯紀趙惟重張德遠之乍進乍退。志亂謀疏。而汪黃秦呂
結羣小以閒之也。則東晉之內備裕於南宋遠矣。劉石之
凶悍。雖不滅於阿骨打。而互相忌以相禁且相吞也。固無
全力以與晉爭。慕容苻姚段氏皆依晉爲名。以與劉石競。
李特雖竊。李壽折於龔壯。不敢以一矢加於晉之邊陲。張
氏雖無固志。而稱藩不改仇池。楊氏亦視勢以爲從違。爲

劉石之內患。非若金源氏之專力以吞宋。無所掣也。則東
晉之外逼。輕於南宋遠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
姦而外。無不以報讎爲言。而進畏懦之說者。皆爲公論之
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非有懷姦
誤國之心也。乃其侈敵之威。量己之弱。荊膺縮退阻之說。
以坐困江東。而當時服爲定論。史氏侈爲訐謨。是非之舛
錯。亦至此哉。讀蔡謨駁止庾亮經略中原之議。苟有生人
之氣者。未有不憤者也。謨等何以免汪黃秦湯之誅於天
下後世邪。夫彼亦有所爲而言矣。庾亮之北略。形王導之
不振也。而左袒導者。詘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
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撓之情。深於
外禦。爲宰相保其勳名。爲天子防其篡奪。情繫於此。則天
下胥以爲當然。而後世因之以無異議。嗚呼。天下之大防。

□□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統。卽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於戴□□以爲□□主。况僅王導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必深察其情。而繩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蔡謨孫綽王羲之。惡得不與汪黃秦湯同受名教之誅乎。

慕容皝求封燕王。晉廷遲回不予。諸葛恢抗疏拒之。義正而於計亦得矣。慕容氏父子之戴晉。其名順矣。則以韓信王齊之例。權王之。而奚不可。曰。庾與皝非信之比。而其時亦非劉項之時也。六國初亡。封建之廢未久。分土各王。其習未泯。而漢高固未正位爲天下君。且信者。漢所拜之將。爲漢討項。雖王固其臣也。慕容氏則與劉石等爲異類。蓄自帝之心久矣。晉業已一統。而特承其亂。非與劉石交爭而競得者也。若慕容氏之奉晉也。則與石虎角立而勢不

敵因其國士民與趙魏之遺黎。睽懷故主。故欲假晉以收之。使去虎而歸己。晉割燕以封之矣。乃建鼓以號於衆曰。吾晉之王也。則虎之黨孤。而已得助矣。歸己已定。則業入其籠中而不能去。又奚復須晉之王而不自帝哉。諸葛恢曰。借使能除石虎。是復得一石虎。灼見其心矣。劉翔雖辯。亦惡能折此乎。當是時。石虎惡極而嚮於衰。毖謀深而日以盛。除虎得毖。且不如存虎以制毖。觀其後再閔之亂。慕容遂有河北而爲晉勁敵。恢之說驗於未事之前矣。或曰。晉不王毖。毖且自王自帝。而奚不可。曰。我不授以名而資之餌。衆發其姦以折之於早。國尙有人焉。知晉之所以禦虎者。不恃毖也。則毖之氣奪矣。奚必禁其自王自帝哉。嗚呼。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亡。何充庾冰蔡謨皆庸材也。毖乃敢以此言試中國之從違。諸具臣者。畏其暴己罪狀而

徇之。諸葛恢不能固持其說。而晉事去矣。孰不死。慕容氏不亂。苻堅不起。吾未見晉之不折入於鮮卑也。

劉翔北歸。謂晉公卿曰。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據形便以臨東南。智者所不能善其後。非爲晉計深遠也。恐虎併壽而益彊。慕容氏不能敵也。雖然。又豈非晉人保固江東之要策哉。陳軫說秦以滅蜀。而臨夷陵。楚乃失鄢郢。東徙以亡。司馬昭滅漢而臨西陵。吳乃受王濬順流之兵。而中絕以亡。梁失成都於宇文氏。而江陵困。湘東死。陳氏終以滅。蓋江東據江淮以北拒。而巴蜀旣失。橫江而中潰。方衛首而中折其腰膂。未有不殞者也。李昇之得割據。王建爲之蔽也。南宋之得僅延。吳玠吳璘捍之也。孟景滅而李煜坐斃。合州失而陽邏之渡不可防。皆明驗也。故據全蜀以出秦鞏。而欲定關中則不得。

掘秦鞏以保全蜀。而遙衛江南。則有餘。何充庾冰。聞言不警。待桓溫而後興伐蜀之師。翔言之。溫爲之。雖非忠於晉者。而大造於江東。不可誣也。聽其言。紀其功。亦奚必深求其心哉。

康帝

風會之所趨。賢者不能越也。君子酌其貞淫以立身。而不可執以論人。孟子之遊。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多所辨以折異端。曲爲說以動人主。使前乎此而爲西周。後乎此而爲兩漢。必不然矣。然而有以異於田駢。慎到。蘇秦。張儀者。卽時所尙而邪正之分自存也。劉向。貢禹。經術同也。諸葛。司馬。方略同也。二程。三蘇。議論同也。不可以與賢者同而獎匪人。不可以與庸人同而疑君子。殷深源。謝安石。風流相似。名望相匹。而殷虛枵以致敗。謝寧靜以立功。或以

江左風流爲亂階。而謂此中之無人。亦皮相而已矣。自西
晉以來。風會之趨固然矣。其失也。浮誕而不適於用。其得
也。則孔子之所謂狂簡也。狂者不屑爲鄉原之暖姝。簡固
可以南面者也。當時之士。得焉失焉。貞焉邪焉。皆託迹而
弗容自異。故陶侃卞壺郗鑒庾翼。力欲矯之而不可挽。夫
三四君子者。自卓立於風會之外。以不詭於正。則愈矣。若
必以此而定人之品。則殷浩之短暴。而謝傅不足以庸
矣。知人者。別有獨鑒存焉。而不問風會之同異。故曰。知人
則哲。唯帝其難之。

慕容翰不安於國而出奔。則固以所寓者爲所託矣。始依
段氏。沮段氏之追慕容皝而貽其害。猶曰。懼宗國之亡也。
段氏滅宇文氏。逸豆歸恤而安之。乃旣歸於燕。卽說皝以
滅宇文。輸其上下之情形。地形之險阻。以決於必得。然則

翰在宇文之日。鷹目側注。蠶尾潛鈎。窺伺其舉動。而指畫其山川。用心久矣。逸豆歸走死。宇文氏散亡。翰得全功以歸。而孰急殺之。非徒孰之忍也。翰之挾詐陰密。而示人以叵測。天下未有能容之者也。身之所託。心之所依。不與謀。傾覆宗國之事可矣。身依之。心早去之。且伏不測之機。以窺之。非人之不能容也。心自不容其身也。翰之將死曰。欲爲國家蕩一區夏。豈果然哉。孰有可圖。禍先及之矣。而惡得以免於死。關羽之解白馬圍也。身依焉而不能不爲之効。是以先主委誠焉。雖然。胡不若徐庶之置身事外。而不與共功名也。

穆帝

王導且卒。而薦何充。所以制庾氏也。庾翼卒。充授桓温以荆梁軍事。所以奪庾氏也。亮之疏也。翼冰之隘也。皆不足

以託社稷而抑爲后族。非可世委以國柄固矣。然亮之責導。詞正而理得。導薦充而亮不疑。充面折冰之廢子立弟。而冰不怨。則庾氏之不爲晉患明矣。導修私怨而充怙之。以貽桓溫之逆。而終成桓元之篡。謀國而恩怨惟心。未有不貽國以憂者也。劉惔惡溫而沮之。深識也。充持之。會稽王昱持之。以爲唯溫之英略。可以鉗束庾氏。不能與爭耳。斯心也。溫已見之。曰。區區一白面少年之庾爰之。且如猛虎之在側。而惴惴以需我之控制。君相若此。何憚而不逞哉。疑其所不必疑。則可疑者進矣。疑其所不必疑。則姦雄知我之徒疑而無能制矣。故畜疑者。召禍之門也。而况乎其加之以忌也。王氏旣衰。庾氏又替。王彪之謝安方在下位。而不足以持權。何充不謀固其國。唯庾氏之是競。晉之亡肇於此矣。故唯無疑者。可以當大任而不傾。

蜀之宜伐久矣。劉翔爲晉言之。謝廣亦知之。夙矣。至李壽死。李勢立。驕淫虐殺。此天亡李氏之日。不待再計。而宜興師者也。桓溫西討。晉廷惴惴然。憂其不克。溫目笑而心鄙之。拜表卽行。知晉之無人也。劉惔曰。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其言驗矣。乃其遂無以處此哉。溫表至。朝廷信之。而不疑。下詔獎之以行。而命重臣率大帥以繼其後。則溫軍之孤可無慮。而專制之邪心。抑不敢萌。惴惴憂之。漠然聽之。敗則國受之。克則溫專其功。惔誠慮及。而胡不爲此謀也。蓋惔者。會稽王昱之客。非能主持國計者也。昱與殷浩皆虛誕亡實。而茶然不振者。惔卽爲此謀。而固不聽。徒爲太息。而無可如何。晉非無人。有人而志不能行也。冉閔盡滅羯胡。而曰吾屬故晉人。請各稱牧守。奉迎天子。雖非果有效順之誠。然慮趙人之不忘中國。而不戴己。未

敢遽僭也。有胡睦者。稱閔功德。謂晉人遠竄江左。而不足戴。然後閔無所復忌。而僭以成。嗚呼。睦固晉之遺民也。而其逆如此。肉蟲自生而自食。豈自外至哉。睦之喪心失志。至此極也。夫亦有其故矣。自劉淵起。□□人士。詘於勢而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焉。已而食其餘。以有富貴。假其威福。以陵孤寡。而齧齧之。改易禮法。以狎其俗。口甘其味。身便其服者。數十年矣。故心盡亡而習之也安。藉使歸故版。而奉正朔。則江東人士。羞與爲伍。而無以自容。於是聞□□□□之名。而怛然沮矣。自絕歸正之路。而偷安於萑苻。以自雄。蓋遙想王謝何庾之風流。而汗流浹背。則何如侈攤戴之功。以矜於其穴哉。斯心也。亦恥心之不容泯者也。而怙無恥。以爲恥。且貪權藉。以自榮焉。於是而迷復之凶。終不可反矣。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無縱者。非必以

法繩之也。制於其早。而全其僅存之初心也。宥佚之。使習而安之。將奚及乎。

辛謚可謂得死所矣。歷劉石之世。徵辟不就。然而害不及焉。則可以不死而死。爲激。冉閔中國之人也。其盡誅羯胡。而有歸正之言。雖非果可與言者。而言亦不辱矣。其說閔曰。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繇夷之廉。享松喬之壽。非徒效忠於晉。其爲閔計。亦忠之至識之遠者也。似可與言。而與言。懷數十年之積愆。表見於一時。而非以辱吾言於犬羊之耳。可言也。斯可死也。龔壯宛曲以明心。辛謚直言以旌志。各以其所遇而自靖。君子之酌時宜以屈伸。道固然也。或曰。謚言之矣。閔未必殺之。而何以死。曰。謚固知其不聽也。不聽而生。是爲閔所容也。言出而志伸。志伸而生事畢。生事畢不死。奚俟乎。士懷孤志不遇。可死之時。而奄奄

以存可哀也夫。

蔡謨之諫北伐。爲庾亮言也。王羲之之諫北伐。爲殷浩言也。亮與王導不協。而欲立功以抑導於內。浩與桓溫不協。而欲立功以折溫於外。內不協而欲制勝千里也。必不可得。故二子之言。當其時而中於事會。雖然。君子之爲言。計及當時。計及後世。時有不可明言者。則微言以動之。密謀以正之。而不因一時之急。傷久長之計。亮之正不足以服導。浩之才不足以制溫。迫於立功。反致潰敗。徒以沮撓人心。而貽姦雄之笑。一時之事會也。王業之不可偏安。羯胡之不可縱佚。忘自彊之術。而益召其侮。偷寡弱之安。而日蹙其亡。百世之大防也。羲之言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業已成乎。區區之勢。爲天下寒心。而更以陵廟邱墟。臣民左衽。爲分外之求。昌言於廷。曾無疚媿。何弗自投。

南海速死以延羯胡而進之乎。宋人削地稱臣。面縛乞活。皆師此意。以爲不競之上術。閉戶塞牖。幸盜賊之不我窺。未有得免者也。譙周仇國之論成。而劉禪之降旗旋豎。邪說之誣人。亦酷矣哉。若夫浩之欲折溫也。亦非謀之不忠也。而折溫之術。莫善於收溫而用之。北伐之舉。溫先請之。而浩沮之。旣乃自行。而置溫於局外。不資其一旅之援。溫亦安坐上流。而若罔聞。固溫之樂禍。以乘權。抑浩擯之。而使成乎坐視。嚮令東西並進。而吾攤中樞之制。溫固吾之爪牙。抑又惡足以逞。浩非其人。而羲之等不能以此說之。疑溫忌溫。而溫之逆。乃有所資以自雄。此所謂微言之密謀之制。勅敵彊臣於尊俎者。淺人不足以及此也。

苻健請命。而殷浩不能控。姚襄來歸。而殷浩激之以叛。浩之咎也。然使浩開關納之。而倚以收復中原。則亦梁之進

侯景也。夫健與襄而可收以爲用也哉。健之請命殺麻秋而懼。弋仲之使襄歸晉。勝冉閔而懼也。健孤而畏冉閔之勇。弋仲死。襄孤而畏慕容之彊。中立而無寧居。晚晉之弱而可誘以爲後圖。受其餌則爲侯景。覺其機則引去而無傷。若此者。亦惡能撫之使爲吾效用乎。何怪乎浩之不撫健而欲襲襄也。浩力不足。智不逮耳。其謀未甚失也。拒之襲之。禍速而輕。納之任之。禍遲而大。弋仲將終。忠順之言孰聞之。襄述之耳。其辭愈遜。其情愈詭。議者乃以拒健激襄爲浩罪。何古今樂進豺虎以自衛者之多也。夫不見健一入關而卽自王。浩北伐而襄伏甲於山桑以邀之乎。使當健襄納款之日。閉關而卻之曰。吾無所用爾爲也。則二夷之氣折矣。雖然。徒爲大言無裨也。必自立之有本也。非若光武亦安能驕語盆子曰。待汝以不死哉。

桓温能用殷浩。殷浩不能用桓温。温曰。浩有德有言。爲令僕足以儀刑百辟。朝廷用違其才耳。此温之能用浩也。温請北伐。而浩沮之。浩之不能用温也。能用之而後能制之。能制之。則予之奪之。生之殺之。而惟吾意。不能用矣。而欲制之。必敗之道也。温之逆也。劉惔料之矣。非必温之逆爲不可制也。惔知何充殷浩之不足以制温也。夫温之始。豈有必不可制之情形哉。嫌隙已成。王彪之說會稽王。馳一紙書。而卽斂跡以退。其終於逆也。浩貽之也。惔惔然相恐於廷。若猛虎之且啣。温乃見人之疑我之篡。退必無以相容。乃疑我而不能制我。將與我競功。而一敗於許昌。再敗於山桑。能事見矣。於是而技癢情興。篡逆之志。始爨發而不戢。微謝安王彪之之夷猶淡漠。視猛虎如麋鹿。温必篡矣。虎不攫則不攫。不走則不追。蠶不撲則不螫。不避則不

觸。豈徒溫哉。董承不奉衣帶之詔。曹操不敢犯及宮闈。曹爽不爭顧命之權。司馬氏不敢擅爲廢立。制之有道。用之有方。則溫嶠以新附之臣。而義旗回指之言。折久任方州。上流倚重之陶侃。而有餘。浩任將相之重。物望所歸。夫豈難於用溫者。而徒爾惴惴也。謀愈深。禍愈成矣。

晉之失久矣。殷浩廢。桓溫受征討之命。敗苻萇於藍田。進軍灞上。敗姚襄於伊水。收復雒陽。亦壯矣哉。當是時。石冉初亡。苻姚乍興。健雖驚而立國未固。襄甫颺去。乍集平曠之壤。勢益飄搖。故挫之也易。善攻者攻其瑕。乘瑕以收功。而積衰之氣以振。溫可謂知所攻矣。其入關也。糧匱而還。其復雒也。置戍而返。說者曰。溫有逆心。舍外而圖內。此以劉裕例之。而逆其詐也。溫之歸鎮。未嘗內徧朝廷。如裕之爲也。浩旣廢。會稽才弱而不足相難。王謝得政新而望淺。

非温內顧之憂也。温何汲汲焉。乃其所以不能進圖全功。而亟撤以還者。孤軍乘銳氣。快於一擊。而無以繼其後也。晉偏安於江左。而又分焉。建業攤天子以爲尊。而力弱。荆襄挾重兵以爲彊。而權輕。且相離以相猜。而分爲二。温以荆襄之全力爲孤注。其進其退。一委之温。而朝廷置之若忘。温卽有忠誠。亦莫能自遂。而況乎其懷二心哉。臣與主相離也。相與將相離也。東與西相離也。以此而欲懸軍深入。爭勝於蠡起之寇。萬不可得之數矣。尤可嗟異者。温方有事於關雒。而荀羨東出山茌以伐燕。欲與温競功。而忘其力之不逮。且燕非苻姚新造之比也。慕容儁三世雄桀。而植根深固。櫻勢重難搖之虜。以自取敗衄。曾不知以一旅翼温。乘勝以復故都。豈不慎乎。秦寇平。燕之氣奪。兩都復。晉之勢成。合天下之力以嚮燕。則燕不能孤立以相抗。

協於溫以成將就之功。則溫之心折而不足以騁。乃彼方西嚮。我且東指。徒爲立異而生其欺怨。謝萬之愚。苟羨之妄。會稽之闇。懷伎以居中。欲溫之成功於外。其可得乎。謀國若此。不亡爲幸耳。其不亡也。猶溫兩捷之威。有以起葺荼之氣。讐凶狡之心也。

五胡旋起旋滅。而中原之死於兵刃者。不可殫計。殫中原之民於兵刃。而其旋起者亦必旋滅。其能有人之心而因以自全者。惟慕容恪乎。故中國之君一姓不再興。而慕容氏旣滅而復起。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亟攻之。恪曰。龕兵尙衆。未有離心。盡銳攻之。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嗚呼。惻悱之言。自其中發。功成而人免於死。恪可不謂夷中之錚錚者乎。古之用兵者。於敵無欲多殺也。兩軍相

擊。追奔俘馘者無幾也。於敵且有斬焉。而況其人乎。戰國交爭。毆步卒以併命。殺敵以萬計。而兵乃爲天下毒。然猶自愛其民。而不以其死嘗試也。尉繚之徒至不仁。而始爲自殺其人之說。於是楊素之流。力行其說。以毆民於死而取勝。突圍陷陣者有賞。肉薄攻城者前殞而後進。則嗜殺者。非嗜殺敵。而實嗜殺其人矣。晨與行。夕與息。環拱聽命於牙旌之下。方且啍啍然相聚以相保。而威之誘之激之迫之。唯恐其不自投於死。嗚呼。均是人也。而忍至此哉。用兵之殺人也。其途非一。而毆人爲無益之死者。莫甚於攻城。投鴻毛於烈燄。而亟稱其勇以獎之。有人之心。尙於此焉。變哉。